

衡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知衡州府事豐城饒佺重編



藝文二

記

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

呂溫

湖南七郡羅壓上游右振并蠻左馳甌越控交廣之
戶躡扼吳蜀之咽喉翼張四隅襟束萬里天下之安
危繫焉聖唐理雖偃革制不去備消息變化必惟其
時由是部分荆衡復古南鎮輕其兵徒而重其統帥
易其將校而難其叅佐所以顯仁藏用明道晦權成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一

帥於禮樂之中講武於文章之內雍容易簡四十餘
年名宗風流冠於當代始則裴諫議虬以逸材奇畧
傲視而靜荒寇次則趙相公璟以高標雅望鬱起而
為國楨其餘馮郎中嶷之之碩重房容州孺復之英
達鄭評事冽張著作季文之美秀洎張和州惟儉盧
侍御澣佐我先大夫宣慈明允實有成績是皆卓乎
朝論清在人謠者矣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
隴西李公以永嘉之清政京兆之懿則廷賜大旆俾
綏衡湘威如秋霜無私凋惠如冬陽無私煦用人如
止水無私鑑始下車表前副使殿中侍御史扶風竇

君常字中行以本官復職於是監察御史河南穆君
寂河內司馬君紆范陽盧君璠太常寺協律郎河東
薛君存慶前咸陽縣尉吳郡顧君師閔前太子正字
隴西李君礎前太常寺奉禮郎京兆杜君周士前延
陵縣尉同郡杜君賞羣材嚮附各以類至文雅之器
歲餘大備錯金碧於晴壑粹孔翠於春林遐邇翕然
稱爲盛府中行感會知己竭其誠能黃鐘音韻調於
嶰谷之竹大阿鋒鏃拭以華山之土其吟鸞鳳斷犀
兕不足怪也竇氏伯季同時七人一居方伯二列華
省四在諸侯之館名教之樂縉紳慕焉以溫近守支
讓元和五年七月五日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二

茅閣記

元結

乙巳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以威惠理戎旅以
簡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方多閑時與
賓客嘗欲因亭引望以紓遠懷偶愛古木數株重覆
城上遂作茅閣陰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檻扇和
爽氣滿於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烝休息於此何爲
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蔭而麻之於
戲賢人君子爲蒼生之麻蔭不如是耶諸公歌詠以

長之俾茅閣之什得系嗣於風雅者矣

南嶽遊山後記

朱子

南嶽唱酬訖於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藏之矣癸未發勝業伯崇亦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之勝將往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李正甘可大來餞雲峰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櫛州熹與伯崇擇之取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宮至櫛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閒山川林野風煙景物視向來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別日之迫而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三

前日所講蓋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講論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暮熹諭於衆曰詩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深懲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亦豈有咎於詩哉然今遠別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則無以寫難喻之懷然則前日一時矯枉過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而敬夫以詩贈吾三人亦各答賦以見意熹則又進而言曰前日之約已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湮鬱優遊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羣居有輔仁之

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而猶或不免於流况乎離羣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毫忽之際其可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將何以禦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雖曰小過然亦所當遏也由是擴克之庶幾乎其寡過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書之以詔無怠於是盡錄贈答諸詩於篇而記其說如此自今暇日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夫

石鼓書院記

朱子

石鼓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四

院起唐元和閒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跡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時德鄜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上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纂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逾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

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刻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讀書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厯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勢固然也不有好奇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雖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德行道義之素其所愛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

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之人所謂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講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

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又何俟於予言哉

向公祠記

胡寅

郡守以撫養百姓爲職賢否於是乎觀不聞以能奉承大吏爲賢也昔光武戒任延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若務雷同非陛下之福帝歎息稱善以其時考之循吏得行其志海內之人咸安土樂業而誑上行私亂人之功罪者莫或肆焉其致中興宜矣歲在乙卯江南大旱衡陽焦灼於築城暴政之後遺黎懷慄尤甚會相臣督師平寇植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六

牙於潭知寇之本由民失其所也直秘閣向侯宣卿有政材剡章上聞請使守衡制曰子恣往欽哉善撫吾民惟旣乃心毋怵於權侯頓首受命至府屬帥臣以民訴外臺大胥姦賊蠹害事下衡治無追證捕逮之煩三日而獄具厥徒震慄民情始得自通於是明曲直而申達冤滯振■矜寡而擊斷豪舉興民所便■捐其畏去華務實謹率憲章磨牙舐掌之徒肉視斯人禁莫能動方是時米斛爲錢萬有五千而衡境歡然反無饑餒之憂官僚肅於廷士卒整於伍商賈集於市緣南畝者惟恐侯之報政而去隣於衡之人

則曰天子何爲不以向公而牧我乎其頌歎願望洋洋乎滿耳矣而方伯與部使者顧且傳致劾之曰向某以酷刑失民心民之畏之重足而一迹方旱且多盜又重以刑不亟斥之幾何而不召變嗚呼嬰而育者無怪乎指青爲黃孩而艷者無怪乎謂香爲臭人自非生而喪心則臧否好惡不至若是其悖矣侯旣坐斥士民扶老携孺至犯雨雪涕泣屬道而送其能遠者衆資之使謁諸朝久而未報念終無以自慰乃卽城北青草佛祠爲堂繪侯像歲時合茄吹鼓舞其下以祈侯壽考而思其來也夫萬人之譽不可以非

道干謂侯無以致此則民奚不從彼貪且誣者尸而祝之邪濟惟貫河人乃知其清松栢不過大冬與蕭艾未知其孰賢也然則訪侯雖深而所以榮侯者不旣厚哉哲后方覈名實考毀譽賞卽墨以圖治康而御史採輿人之頌爲侯明著劾奏之不然者宸旨寵煥擢畀使華士大夫益知奉公守正之可爲讒邪不得而終困之不獨衡之人以爲喜也侯雖屢斥志意益勵力操反古令聞彌著則進爲世用以就功業不獨慰此州之去思必又有日矣詩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保艾爾後德音不已衡之人以是歌於斯

堂也不亦可乎

武侯祠記

張 栻

自五霸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爲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利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閒關百戰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瘁死而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八

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誦其所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竟中道而隕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人顛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奪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爲詭計

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顧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所上表之辭則知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若侯者所謂宏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者耶侯旣沒蜀人追思時節祭於道上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今千有餘歲蜀漢閒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荊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烝以督零陵桂

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今衡陽是也烝水出縣境經石鼓山之左會於湘江則其廟食於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詩碑祠之立有自來矣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萬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於榛莽中乃率提刑獄鄭君思泰知衡州趙君徙於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棧爲記棧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經履之地山川草木光采猶存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所敬仰思慕當道術衰微之際其爲有益蓋非淺也惟棧不敏不足以准本

侯胸中所存萬一是愧且懼焉

先賢堂記

湯漢

衡陽使君王侯有書來語余曰吾州故有五賓三賢之祠而又別祠鄒陳胡趙四公於花光西湖開福之僧舍散越而弗倫吾爲此懼乃於暇日尚論古今人斷自文正李公而下得十六公之賢爰卽學宮之西偏度室而合祠之序位之列有若丞相李公昉張公齊賢靜春劉公清之則嘗爲守臣於是邦者也若龍圖鄭公向文定胡公安國文肅李公椿則家於是邦者也若文簡向公敏中恭簡王公岩叟則其子孫家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十

焉者也若文定李公廸忠愍寇公準忠肅劉公摯元城劉公安世道鄉鄒公浩了翁陳公瓘忠簡胡公銓忠定趙公汝愚則皆謫徙而來或假道而遂終焉者也惟茲先賢皆天下偉人其名聲若日月懸空雖庸夫孺子亦知其爲烈者也獨龍圖鄭公者則濂溪先生實公女弟之自出先生少孤隨母氏依公以學而公期以遠器其命名之義類同於其諸子而使官仕焉夫先生繼往聖之絕學天實異之而毓其萌芽待之于霄敞日者鄭公蓋有力焉吾是以奉而祠之使識者之有考也子其爲我記之余詳視其書而竊歎

曰士君子之出處用舍豈有常哉要其不朽而存則或以德或以功而一時之得失身之窮泰不與焉嘗試觀於此堂之衆賢方其進而撫世則功在社稷澤在生民而風采想聞於天下及其退而窮處或托之空言或抱器而不盡用或頓蹙流落以至於死而巍巍煌煌至今猶有耿光故不特仕於此家於此一旦經行之暫片言流詠之所寄亦足以爲此邦重使人佇瞻鑽仰而不能已雖然學不可以不知本也苟惟無本而規規焉諸君子之慕吾恐樂其名而昧其實得於此而失於彼未見其有合也衡之士欲知學之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十一

本乎則有文定胡公與夫張子之書具存其所以紹濂洛之統啟蘇湖之傳真閒世之師也學者宜盡心焉余請以此輔侯之志侯名亞夫天台人所至以表前哲爲先務其治衡風淳俗美是以人皆願其廉察今遂以直指使本道必有慰民望矣景定甲子孟春中澣記

石鼓山記

范成大

十四日泊衡州謁石鼓書院實州學也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嶽麓石鼓石鼓山名也州北行岡壠將盡忽山石一峰起如大石磯浸江

中丞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零陵來繞其右而
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爲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踞要
會大約如春秋霸王會諸侯勤王丞湘如兄弟國奔
命來會稟命載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勢如此合
江亭見韓文公詩今名綠淨閣亦取文公詩中綠淨
不可唾之句退之貶潮陽時蓋自此橫絕取路以入
廣東故衡陽之南皆無詩焉西廊外石磴緣山謂之
西谿有窪尊及唐李吉甫齊映題刻書院之前有諸
葛武侯新廟家兄至先爲常平使者時所建十五日
捨舟遵陸登回雁峰郡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不過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三

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尚有雁聲又云此峰與南
嶽七十二峰之數然相去已遠矣

驂鸞記

范成大

衡山縣西望嶽山峇堯半空湘中山旣皆岡阜迤邐
至嶽山乃獨雄尊特起若衆山遜其高騫者八日入
南嶽半道憇食望雲亭夾路古松三十里至嶽市宿
衡嶽寺嶽市者環廟皆市區江淞州廣衆貨之所聚
生人所須無不有旣憧憧往來則污穢喧雜盜賊亡
命多隱其閒或期會約結於此官置巡檢司焉南嶽
廟四向各有角樓兩廡土偶仗衛皆取則帝所正殿

獨一神座監廟與禮直官自上香火後殿乃與后並處湖南馬氏所植古松滿庭殿後東西北三廊壁畫後宮武洞清所作紹興二十五年火發殿上延燒後廊壁本不圯官不時覆護漸爲風雨所壞帥司乃遣衆工模榻新廟成用模本更畫雖不復武氏章法然位置意象十存八九自宴樂優戲琴博圖書弋釣紉織下至搗衣汲井凡宮中四時行樂作務粲然畢陳良工運思苦心有如此者朵殿又畫嬪御上直奩香篝衣之事尤爲精妍廟吏常鐫後宮門非命官盛服毋得擅入是爲記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十三

題耒陽杜工部祠記

趙師古

余嘗讀工部文至聖封三代禮樂等賦壘壘然斌斌然知昔唐世之盛可與堯舜比隆噫前賢述作匪垂空文誇耀於後蓋賢者之能事耳工部以文章獨步千古雖三尺童子皆知之此不復道晚遭唐室喪亂避地死葬於耒余按圖經未嘗不嘆息而後已湘楚閒好鬼事無文之祀廟貌碁布牲牢之薦厭於神腹祝告之祠倦於巫工獨工部之祠缺焉苟以神言之則聰明特達英粹宏偉之士豈不能權禍福於非常之鬼哉何習俗之難移乎抑親民者未之化耶今河

清君宰是邑以禮奉祀因爲志於墓并庶使後之君子化民而祀之則豚酒之薦庶不專於淫非之鬼而亦被及於唐異人之祠墓焉淳化元年九月望日記

耒陽進士題名記

文天祥

衡進士姓名可考者自祥符省元鄭向始景祐八人俱擢第郡人侈爲偉觀時耒陽居其三嘉定郡十八人耒陽又半之間歲往往多得士今邑人於靴洲之識翹乎其未怒也雖然科第之末不爲儒者道天下事固有大于此者矣衡有石鼓書院朱文公實爲記其論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以爲志於己者所羞言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十四

至謂學校科舉之害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先生所以正人心破俗學者願乎其至也前輩之流風未遠學者之外內何所屬邑之士其得無所聞乎然則縣之此碑將以紀姓名也豈曰使人歆慕誇羨矻矻然爲務外之歸哉夫在上有師道則在下有善人修於家者有正學則天子之庭有真儒宜令尹與凡邑之士兢兢終日而不能已者也若夫苟焉而學泛焉而仕冒焉而題則後人指之口某也若何某也若何嗚呼是可不凜凜乎哉

石鼓學田記

黃清老

石鼓山衡之附庸也奇崛聳拔中高而外秀烝湘二水左右環之既合湯湯浩浩同歸於洞庭書院當二流之交迴瀾渟淵遠嶂森列樓閣如在虛空中蓋湖南第一之勝地也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中結廬讀書其上宋景祐丙子始賜額與四書院並稱於天下勉齋黃文肅公提舉湖南學校視芹藻地薄請於朝以公帑粥籍入官田在茶陵之哀鵠鄉者助之自是衣冠濟濟有上庠之風焉聖朝混一仍置學官主其地至元十九年茶陵陞州宣闡以吾故田鴉鵲塘及彌勒庄悉畀其學士有辭乃中析之以彌勒庄歸我田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五

素號善地遠書院而邇靈巖寺無賴僧謂其名浮屠也可以力奪既鼓衆取其禾且置僞碑壘上曰崇寧八年某捨崇寧本無八年而聽者不能辨前山長廣信鄧大任番陽王復廬陵康莊相繼訟理暫得過失久而弊滋案牘俱泯後至元丙子冬新安程君敬直來長是山諸生以告卽誓曰所不復茲田者有如二水聞者壯之適分憲姚公子徵來按郡上書白其事公爲窮追故牘出於府之小胥家乃移郡定議旣而南臺監察御史伯顏公九成甄公允中繼至又以白復得異時省委湘鄉尹張詢所擬成卷移文郴桂分

憲指揮茶陵俾以田復且上其事所隸僧技窮賂主書者更遣官覆稽既至茶陵尹吳思義衡倅於守中均適以公至潭白於憲使郭公宋道闡帥沙班公皆爲分遣行人速成及履其畝乃得編戶陳自占名數其言佃石鼓田與簿籍參驗較著僧乃鉗口退伏至是行省命下完壁來歸凡三百九十有五畝有奇歲內租一百石自啟紛迄今六十有二年矣石鼓諸生謂春秋大復地不可無紀具本末來請予觀程君立志於初竭力三載卒酬其言固宜大書然有事伊始主張綱維率皆僉憲姚公之功而九成允中兩御史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六

繼之憲使闡帥二公成之斯文賴以不墜法應特書若憲司知事李公克溫察院書吏王離高絢贊畫於上路總管楊侯倅知事趙壁奉行於下其勞皆得書且石鼓之田有在衡之新城庄者素爲豪右所匿君發其藪得糧二十石有在祁陽及衡山之紫蓋鄉者利歸富室行之八九君悉更地佃而租咸復舊亦宜附書

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

宋本

故宋朝散大夫秘閣修撰樞密院副都承旨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李公以至元十二年冬爲我師所圍城

守三閱月隨方備禦數戰無外救不能支明年正月
四日城破公不肯屈曰吾死固分家亦不可辱於俘
乃積薪州治雄湘閣命妻孥十九人登其上名帳下
沈忠曰汝先殺吾家次及我然後縱火忠不忍強之
始如命忠感公義自亦到事載宋野史湖湘閒父老
亦能道之公衡人宅在郡西南至元閒有司以爲學
建祠學東偏置公畫像其中奉之久頗壞天歷二年
校官劉似上言提舉儒學官曰前政祠公號山王謂
學其宅也是特細者公盡心所事一宜祠衡爲公鄉
校鄉校嘗出忠義人可增重二宜祠乞葺公故祠塑

公像且宜以故宋知衡陽縣穆君侑食穆君諱演祖
初尉縣當憲宗皇帝之九年十月大將兀良合台以
大兵由大理交趾入廣南西道先鋒破永州衡守令
亟暨民皆走穆公戍石灣聞難還救時所在盜充斥
穆君緣道捕擊始得行比至先鋒入城見民大去餘
空室火之而退十一月穆君達城中招散亡以守閏
十一月兀良合台進駐青草渡聚舟欲絕湘來攻穆
君提兵水東岸楊林廟相拒七晝夜募死士沈所聚
舟兀良合台遂舍去衡卒以完公薦諸朝起七資承
務郎知縣事穆君公故吏德同義比衡民又嘗願以

活似謂公宜祠穆君宜侑者以此提舉官報行乃修
祠屋塑公像其中左以穆君配工畢似之父淳安縣
尹壽翁走書京師求予記嗟乎當歲己未憲廟親幸
蜀世祖皇帝以皇弟帥兵渡鄂將與兀良合台共會
江左宋人號幹腹之師犄角擣虛勢急雷電穆君以
一尉軍孤壘小敢與之抗克免於厄艱哉及淮南王
伯顏受命南伐郢之沙陽新城戍將嘗一再戰及陽
羅敗岷岸江郡邑小大文武將吏降走恐後其降者
或自言未賞賚或又自言已雖得名位子弟部曲未
官至或自言某郡某城有已屋室奴婢資業身先未

降時行營嘗謂若納欵俟下其地悉見還今已克其
所乞如向所許可羞可惡之狀百出死城郭封疆者
閒有一二求如李公之死之明白備特蓋鮮累聖詔
書郡國及忠臣烈士之祀者十九公與君合食一祀
信宜矣然予又有告衡校官者昔金將亡其威勝軍
節度使兼沃州管內觀察使右監軍行元帥府事趙
慤與天兵戰高邑被擒怒罵不屈以死其子嵩汝招
撫使良貴孫十人長讜弟子忠勇軍提控良材皆以
戰敗死國事至元六年慤次子良弼以秘書監使日
本將行上奏曰臣家世仕金源死事者四人嘗欲紀

其行實以事在前朝無裨聖代造次未敢謹昧死上
聞乞聖慈矜憫上曰人臣各爲其主父忠於所事雖
在前朝亦朕心所嘉况有賢子爲吾蓋臣何嫌何疑
不以立石哉命中書省傳旨翰林學士王盤撰文刻
其贊皇家廟嗟乎世祖之心惟天似之今皇上神聖
文明動法祖宗而學校清議所根苟能援慤比言之
朝曰公與慤皆亡國人慤家死者四人公自殘一家
節不下慤乞褒寵如慤萬一開可勅詞臣紀其事則
旣可爲公光耀又能作沈忠像其側以待所勸將益
廣而祠爲大備矣試思之公諱芾字叔章號肯齋先
進士於予爲先達至順二年七月一日記

府學記

李東陽

衡之學舊在石鼓山宋開慶閒燬於兵徙今金鰲寺
地元至正閒學正吳綱中輩售城西南宋李肯齋芾
故宅建廟及學復燬於兵國朝洪武三年知衡州府
高從訓及杜文德輩於廟後建明倫堂進德正心誠
意明善四齋久且壞成化九年知府徐君孚病其湫
隘乃與郡人給事中劉君昊及訓導黎文劉翬謀徙

於旁左隙地四十餘丈蓋是學凡四徙而地益善中南鄉爲堂五閒崇二丈六尺前爲路臺方八丈崇五尺左右爲四齋各三閒如堂之鄉而名皆仍其舊堂後爲亭名曰光霽又後爲饌堂三閒曰養源外爲大門及儀門以閒計各三易櫺星門柱以石其崇三丈會徐君以疾歸未畢也十三年光山何君來知府事益修拓之以教授劉慶訓導李實王重檢校龐掄董其事徙其門鄉回雁峰挹東洲桃浪諸水繪堂齋門廡皆用五采廟後建尊經閣爲閒五崇三丈有奇閣之隙爲官廨五區各九閒齊之兩翼爲號房以閒計

者四十爲崇各丈有六尺而樓其上學之前衢建楹四左曰文達右曰文廟其外曰賓賢曰毓秀越二年乃成蓋是學歷二守而功益盛前此未嘗有也學生朱奇貢京師教授君寓書於予請紀成事予聞而歎曰古之人蓬戶以爲儒陋巷以爲賢待教而興者謂之凡民待聲色而喻者謂之中人其學之篤有如此者今宮居而廩食董以有司誨以儒官歲試月課禮勤而扞怠數者亦且詳矣而士往往惰於學豈古今人固若是遠哉抑所以教之者異也夫使數者之政一有闕雖古之人不足以爲教獨其所爲教有不專

待乎此蓋必申孝弟敦忠信又必自其身推之官郡
縣則端行操職師傅則崇德義清源而正表則得於
觀感者不患其不古若而况有懲勸匡輔之政翼而
行之邪自法律書簿之政行學校之具亦弛不治身
教之義益無復論矣上之不教而專責乎士豈不難
哉然爲士而不自奮於古之人姑以云有待乎上亦
士之恥也何君幹力有惠政其在學校尤極致意而
教授君輩亦惓惓不置其教可推而識也爲之士者
固將踴躍振迅爭先進之爲快而况好學慕義出乎
天性如衡人者哉予鄰郡人且君同年進士嘉君之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三

績喜諸鄉士之且有請也作衡州府學重修記君名
珣字廷瑞起家南京戶部主事遷員外郎陞今官

胡文定公書院記

李東陽

衡嶽之陰宋胡文定公之書院在焉歷勝國以來頽
圯殆盡而遺址尚存宏治乙卯監察御史鄭君惟桓
按視其地圖所以興復之者以屬於衡州府同知鄧
君淮其經理之費又皆爲之區畫不出於官不擾於
民乃上其事於朝如其請中爲堂祀公配以少子宏
所謂五峰先生者而房廡庖庫之類皆備又掘地得
舊址器若干葺而完之歲春秋則如儀修祀事又將

聚其鄉之學者居之其所以崇儒重道者至矣無何會兵部何主事孟春奉使過焉鄧君因寓書京師請予記按文定公本崇安人哲宗時舉進士爲太常博士提舉湖南學政事高宗時拜中書舍人以求去留兼侍讀專講春秋後以寶文閣學士致仕蓋公初患居當兵衝徙於荆再徙於衡優游十五年以卒子五峰以蔭補官家居不調晚辭召命創樓著書二十餘年視公尤久此書院之所以由建也公之學以尊王賤霸爲本安夏攘裔爲用當金彊宋屈之時朝野靡然附和議者爲識時論雪恥者爲生事而公引經議

正色直言所以警君心而裨治道者至矣身旣不用其所爲傳卓然成一家言至今塲屋爲不刊之典使公用於一時亦孰若傳於後之爲遠哉若五峰雖未見於用而出處明決未嘗枉己以干祿深得乎家學之正矣古者鄉先生歿必祭於社而聖賢道在萬世則天下祀之蓋視其功德小大以爲久近有不可得而誣者今公從祀孔子廟庭天子之所親視儒臣之所分裸天下學者之所尊祀也况其所居之地非游宦流寓之可比不特舉而祀之其可哉且及門之士私淑之人如孔氏之有顏孟皆有配享從食之列况

公作述之善有如五峰者出而成之徵諸南軒之授受考亭之論議又若是著也而可以無配乎哉書院之作乃古庠序之遺制宋之初學校未立故盛行於時今雖建學置師徧於天下無俟乎其他而前賢往蹟風教之所關亦不容廢如茲院者是也夫祭者學之所有事也而其所以爲學豈獨歆盛俎簋儀文度數之間哉衡之學者讀公之書學公之學固將覩羹墻於廟貌思仰止於高山雖欲自畫於道而亦有不容已者矣湖南之地春陵則有濂溪嶽麓則有南軒茲院者相距不數百里遺風流澤相望而不絕也東陽世家長沙蓋嘗登嶽麓弔其所謂書院者聞文定公之風而有感焉因爲之記以成賢御史及賢有司之志云

嶽廟記

商輅

南嶽衡山其高與泰華嵩恆相埒當星紀之次熒惑之位實南方巨鎮自虞舜巡狩朝諸侯於此舉望祭之禮秩視三公於是南嶽祠祀著於彝典歷代因之至唐封以王爵宋復易以帝號瀆禮甚矣我太祖高皇帝法古爲治謂神靈莫測豈國家封號可加凡嶽鎮海瀆宜以本名稱之故於茲山直書曰南嶽衡山

之神而妥神之祠則擬帝居賜以金盒一於春秋祀
享之日奉香以奠歲久祠宇頽毀正統壬戌藩臬二
司檄衡州長沙二郡修建其高弗及舊五尺忽風雷
交作白晝晦暝至霽視其柱去基所半里官民畏慄
謝過復崇制如初然物不能終壯久而復圯勢所必
至前巡撫僉都御史西川王儉副都御史豫章羅篔
累欲修葺而以邊方弗靖未果已而知府樂平鄭冕
給事中郡人劉昊相繼請於朝雖部符報可未有能
任之者成化庚寅秋巡撫僉都御史繁昌吳琛行縣
祇謁廟下顧瞻徘徊慨然以修建爲己責於時叅政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三

稷亭甯瑛僉事雲閒郁文博在行承命率衡州知府
黃巖徐孚至廟計度資費因叩神從違乃得吉卜敬
以白於巡撫遂相與定議出公帑白金二千五百餘
兩命衡州衛指揮同知王綱往市川江巨木得四百
五十餘章以爲梁棟之用餘材悉取諸近地工則僦
江右之善者力則借倩衡湘諸縣附嶽之民時總戎
李都督震聞之亦以白金三百兩來助餘皆知府徐
孚從便區畫弗勞而辦仍命指揮王綱董其事而以
素諳繕修謹愿僧人智能總匠役計工償值驗力給
餉蓋勞者勞之而怠者自警物無妄費而工用速成

經始於辛卯春三月至明年冬十二月訖事落成之數正殿九間高七丈二尺象七十二峰後殿五間東西廊房九十六間嘉應門三座中御香亭御碑亭各一西廊後神祠一東廊後宰牲房神庫次爲正南門周圍崇垣四角有樓外爲櫺星門飾以丹漆施以綵繪深邃崇嚴宏敞壯麗山嶽實爲增重工興之二歲水旱以時秔稌克勗民食用足咸以爲神功所致是役也巡撫倡之總戎助之藩臬協贊之府衛奉行之人不告勞而功倍於昔僉謂盛美不可無述於是左布政使杜銘以書來徵文竊惟國之大事在祀而五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五

嶽又祀典所先者方今聖皇御極事神治民誠通於天屢詔有司停不急之務罷無名之費而於祀典獨加之意蓋謂事神治民之本使祠廟弗葺何以妥英靈而致民福茲諸君祇承德意建此偉績自是對越無愧福澤有永其爲政化之助豈淺淺哉敬用述其始末俾刻諸瑱石以示永久而復系以詩曰巍巍衡嶽封表自禹配德離明奠位南土秩視三公祀禮攸舉彝典昭然溢號斯去載經載營聿新祠宇深邃崇嚴度越前古惟君敬神惟臣奉主惟民効勤惟神錫祐歲序和平海隅率附田穀豐穰吏民安堵皇祚萬

年永昌禘祫於赫神功厥施茲普

重修石鼓書院記

周洪謨

古者黨庠術序之外閭巷有塾自秦焚滅之後漢始置郡國學而閭塾未建唐武德中詔諸州縣及鄉皆置學開元中詔天下州縣每里各置一學是以當時衡陽李寬中建書院於石鼓山蓋遵里學之制此石鼓書院所由名也宋至道閒郡人李士真援故事願以私財卽合江亭故址造書院以居衡之學者景祐中賜勅額及田五頃淳熙中提刑宋若水再建於州學之南朱子爲之記開慶中火於兵移置於州學舊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三

址元至元中重建國朝永樂中郡守史中撤其故而新之舊制有禮殿以奉先聖及顏曾思孟像殿之前有櫺星門殿之後有韓退之張敬夫二先生左右有書舍凡六間一樓遊學者天順中今戶部尚書翁公時爲之守大加營繕今二十餘年日滋損漏今守何公珣以政事莫先於風化故篤意詩書禮樂之教旣修郡學又新斯院易勅以良易監以堅且謂朱子與敬夫講道衡湘乃入朱子於韓張祠內爲三先生繼於祠後建重屋三間扁曰仰高取高山仰止之義旣畢工乃使人來求予記其事於平昔楚陳良悅孔子

之道北學於國故孟子稱爲豪傑之士今斯院者二
李迭創於前諸公旣葺於後凡多士遊其閒者不必
如陳良遠涉江漢以學於他邦第雍容於里閭之內
親賢取友盡心較學則講明孔子之道如指諸掌蓋
孔子之道亘萬世采四海人人之所共由者也自一
言一動之微以極夫萬事萬物之變道無不在特以
味之而惑於他岐者則失之遠耳今卽遺經以講之
明而踐之力父必慈而子必孝君必仁而臣必敬夫
必義而婦必聽兄必友而弟必恭以至朋友之交共
全其信處焉行之家出焉行之國則道之在我者可

以不離矣若然豈不可稱爲衡陽豪傑之士哉故予
旣爲識書院梗槩而併以告其後之來學者

鴈峰望嶽亭記

劉黻

郡伯六峰考郡志得望嶽亭遺址於回鴈峰命鼎建
以復其舊旣落成嶽亭與客登眺其上乃歎曰偉哉
是亭也南方之山以衡爲嶽與岱華嵩恆並稱於天
下衡以祝融之外爲天柱爲赤帝爲朝日爲軫宿爲
紫蓋爲鳳凰爲芙蓉爲集賢與他峰之得名蓋七十
有二週迴盤踞八九百里可謂高且遠矣夫崔巍聳
拔上凌霄漢下懸絕壑嶽之形也坐鎮后土永奠南

服與雲沛澤以福寰中嶽之情也苟得其情則不必穿雲梯谷窮奇越險而嶽已在吾胸次矣不則雖經年歷歲峰峰而登巖巖而數亦徒然也故孤峭軒挺勵吾廉介之操也拱北環峙展吾藩服之誠也至其盤礴深厚常永貞固則祝吾天子之壽欲萬年也森深澗阻杳不可見則憶吾昔賢棲隱之所慨然於懷也四時之候不同而嶽之爲氣亦異春而蒸潤思所以勞民勸農矣夏而敷暢思所以布德施惠矣秋而清肅思所以明刑弼教矣冬而凝結思所以裕民蓋藏矣其或雲騰而雨涸其氣之不交政之缺乎風烈

而霧合其咎之豫兆而民之灾乎於是重有警焉是不謂善取於嶽而得其情耶古稱諸侯爲方嶽禮諸侯祭境內山川衡壤地千里古諸侯大國也嶽在其境內長吏於分得祭之若望嶽而得其情則心與職盡矣由是禋祀嶽神之庭對越在上明德惟馨於嶽何愧哉亘古之君子稽禮以飾官築臺以望祲祥書雲物以候歲豐登高賦詩以紆情思而紀成治蓋皆有見於是也亭之成信大有功於民豈徒然也哉客曰因亭以知政因政以懷賢吾於六峰有遐思矣請刻石以告後來使無忘所自也六峰李姓諱循義字

時行浙之鄞縣人癸未進士由待御擢今官公廉有
惠政云

祝峒嘯知生亭記

羅洪先

人之生也其必有所以者乎生者衆矣而知生者未
始衆也人之死也必有所以者乎死者衆矣而知死
者未始衆也人之出於父母也其必有所以者乎出
於父母者衆矣知其所存而不忘者未始衆也夫何
故以其視生死爲至輕而視其父母也至小今謂耳
目身口之能視聽言動與否也爲以此非生死固不
可然卽謂之生與死也若是而已亦有所甚不可故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三

有生者有生生者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始死也是
之謂萬物之父母故父母往矣而吾之所當肖者未
嘗不存未始可忘也是以謂天下之大孝唯天下之
仁人乃能爲天下之孝子言能自重其生與死故能
大其父母之所遺也噫嘻知生生之說者果伊誰乎
目而營然耳而闐然身而偃然口而囁然日喪其所
有而不知所惜顧乃畏衰麻之色哭泣之聲惡瑩兆
之豫而諱修短之數噫嘻其孰知生之爲死與死之
非生乎且夫視之翳者以爲目病聽之壅者以爲耳
病言之蹇者以爲口病動之孿者以爲身病夫人皆

知之也至於視不明聽不聰言不能軌物動不能應世者其去死何若而人莫有爲慮者是尚以爲知輕重也乎故世人皆云愛生而不知其爲自輕也皆云惡死而不知其爲自信也皆云其出於父母而不知其戕其本也有能於視聽言動而不逐逐然者其知生之生也乎如是而生也如是而死也如是而歸吾父母也果伊誰乎念莽子年四十有九始喟然曰吾非昔乎昔非吾乎何今乃遺乎吾身而後知吾之昔所遺也响嘯祝子居衡山之陽公軒冤遠城市而身有末疾以書來曰吾行而蹢躅吾舉而連蜷人以爲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三

吾不善全也然吾且悠然而不爲憐吾將治廬於樟木之野虛其後之臯如者以俟吾歸不遠伊邇父母是依靖節嘗言必爾不疑以此自畢或其庶幾乎念莽負暄休復之軒將書而出謂使者曰廬何名乎曰無曰夫子不以名乎曰否固將以吾請也曰無者不爲名名者無其廬其歸語夫子如是者其知生生也於是名曰知生綴其說而書爲之記

遊衡嶽記

顧璘

嘉靖丁酉姑蘇顧璘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建節撫楚維十有一月巡方問俗自長沙赴衡斯謁南嶽屬

雨雪沍寒彌旬弗解至安仁始見日入衡乃霽照若
春半廿七日厥明同按察副使姜君儀謁奠於廟訖
事乘筍輿由中嶺登山過集賢峰麓望胡文定書院
不及謁訪鄴侯宅皆無知者沿絡絲潭逶迤以上水
聲滾然盈耳左右望天柱紫蓋諸峰揭在雲表諸嶺
岿嶒峻如他方名山者支分疊出不可指數卽所謂
七十二峰也問從行道士多莫舉其名從者持旌戟
前後列行續續如行蟻漸陟霄漢人不自覺午至半
山亭飢問所謂祝融峰者尚不可望再歷崩劣峰益
峻絕夾徑多竹頭積雪披壓撥塞履危凡幾升降乃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三

見祝融兩尖猶未卽至盤旋半岨度飛來船石觀宋
徽宗壽嶽大書再經觀音巖則龍嵒崿奇峭之狀
蓋山之勝處在是也晡時至絕嶺見石上唐宋人刻
石甚多畧知李義山陳從古數公餘不悉記踏雪尋
太陽泉凍結不流下循石壁題名過會仙橋立懸岨
小飲而返宿上封寺勁風終夜震撼戶牖僧云四時
長然雖盛夏亦擁衾當晝無汗豈所謂罡風者乎其
高可想翌日黎明被貉裘登望日臺觀日出如火輪
湧起水底遲回搖曳漸上高漢奇莫能狀凡此皆以
晴霽得盡其勝至二十九日出方廣歸城中途而雨

是後遂陰晦雪散連集矣或曰使此行前後一二日
皆若此不獲遂亦可謂甚幸矣哉夫嶽五名山也歷
人甚衆相傳爲故事者特鮮獨難其稱耳泰山以孔
子小天下傳亦孟子寓言固非其實嵩山傳漢武三
呼萬歲事頗涉虛誕亦著爲典蓋孔子大聖漢武天
子也其尊大實重於嶽苟有寄托則交頰以爲勝故
傳不朽何必事有無哉若衡山所傳乃韓昌黎開雲
朱張霽雪二事其實亦偶然語耳今書林藝圃誇詡
欣艷張爲七十二峰之藻色言必舉之不亦係乎其
人哉璘今日之遊較三公之跡若猶有奇焉者然過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三

則泯矣實以璘莫爲之地也然則人士微渺欲馳聲
千載事豈在大要亦先修其大者爲之本乎

遊衡嶽後記

顧璘

夫登山者貴知其情不在勢也衡嶽之遊不至祝融
不足以知其高不至方廣不足以知其遠予初至嶽
下道士指天柱石廩紫蓋芙蓉四峰導予望之仰面
極眎排漢礙日若云可望而不可登危乎高哉旣歷
香爐道閒則四峰之椒皆與身等詫步履在空外及
坐半山亭乃下指諸頂疑前舊見非是也至登祝融
之巔俯眎四極蒼然一色山川雜陳瑣碎莫辯風自

遠來其力甚勁候與地下殊絕比曉觀日出海體象
洞見近若疆中東餘滂氛浩漫無際限以扶桑其外
尚遠乃嘆寰宇所周僅當天地之中耳再尋天柱諸
峰皆培塿丘垤隕乎其在地矣記曰祝融去地二萬
丈豈其然乎然靈岩怪石僧寮佛宇深者僅託澗阿
林坳之間可一睹而窮未足言邃明日乃下西嶺歷
南臺出諸險至平地迴望蒼鬱始若不可量復陟某
嶺入山尋方廣之道峰迴澗折徑盡復通高下連嶂
陰晴異壑有溪迢迢夾厓而出觸石澎湃聲自遠至
中多菖蒲水草青被石上兩岸喬木挺生陰若洞房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三

日照弗入積雪縞地閒有山茶雜生含萼未吐自午
達暮上下陟陀幾二十里許其狀如一入寺復極幽
奧高山壁立類城郭狀有宋徽金書榜曰天下各山
懸正殿額假榻閒房夜靜泉溜益喧聒僧云自此入
西南山益深水益清幾不可窮矣夫然後知衡山之
邃乃若此也

遊南嶽記

湛若水

嘉靖甲辰九月庚子至衡山縣宿於安保觀是夜沐
浴以俟厥明行事由縣道夾松桂桂香襲人辛丑晨
興詣嶽廟及午涖牲祭告於南嶽之神止宿於開雲

堂壬寅經廟而西北出於廟後右過胡文定祠入門
瞻像儼然二子致堂五峰配焉再拜而出興卜築之
思觀其左有山一枝垂下如龍伏然道士曰此前衡
嶽廢觀址也鞠爲茂草久矣遂定卜爲書堂爲終老
計遂退行就大路躋嶺而上而北右傍石泉泠泠出
兩山之間道士曰此所謂絡絲潭也此祝融之泉來
達廟下者也其上有峰高出於右方曰赤帝峰左方
曰香爐峰赤帝之上右爲紫蓋峰予曰名峰也盍登
焉道士曰此峰直立無路可階可望不可卽也問其
西一峰曰石廩峰也又行而上度一石橋曰玉版橋

也又扶而上路稍平時風大作吹人欲躓予竊曰此
豈祝融君以試我耶雖排山拔木吾徃矣又前至所
謂伴雲亭小憇焉有小橋曰此迎仙橋也浮雲薄散
日光布煖又前而上道士曰此祝高峰也予曰此上
回雁峰也人以衡州之山士大夫之東西過者便於
登覽故謂迴雁峰道士曰祝高高與紫蓋等矣道左
之坡有大石卧焉長可丈餘又扶而上篠竹蕭蕭奇
花的的至一小寺問之則半山亭也又曰舊紫蓋寺
也霧雨霏霏復作饌旣須臾復霽日光下漏雲靄漸
開則又從右而北過兩山一坂如橋然或曰此非昇

仙橋乎卽又北行而上山石一石如鼓爲小水之根所破予曰以柔破剛氣之力也又前而上則又霧雨霏霏役者曰此雲霧非雨也高山之常也卽又前者三义路曰此湘南寺近修復之又從佛殿之左棧道而上方丈小憇焉時已在雲霧之表岡風作寒曰往矣卽引至方丈之右觀貫道泉泉出乎大石下旁有奇草葉如紫鳳之形問之曰山紫蘇也與世所產迥別下至义路由右而上有大樹密林上蔽於天升降幾十里僧曰此入祝融可四五里從者拾蘭於道旁持以獻僧曰此過八月則不可食食則傷人抑又前

而上過獅子石石下有泉流出則又有三义路焉一至祝融峰一至元明洞洞僧饋茶於义路雲霧漸開午至祝融峰上封寺及暮宿焉元明洞僧楚石來見予曰元明洞何如駱君舉曰謂其前無障蔽耳雞鳴上頂見日浴癸卯晨興從寺後小徑夾篠竹雜黃白野菊行不能七里過望月臺題名於石道士又指其西一峰曰此芙蓉峰也下由义路至元明洞大書二詩畱刻石壁下過祝先兜率二寺小憇遙望二峰挿天曰此天柱峰也又五里至南臺寺宿焉時則大霽輿上方頓異是夜風鼓松杉聲如大海之濤甲辰丁

南臺過飛來石下退道坡坡一百二十一級皆一石爲之石旁觀金牛跡是夕還嶽廟乙巳視沈都憲所爲白沙先生築書院未成之址是日重九遂登高於朱陵洞洞宮觀皆化爲田禾黍離離側足扶竿過石徑乃知瀑布觀冲退醉石作詩題名刻石乃下訪壽寧宮而還丙午猶定精舍之上於衡嶽之墟厥明遊方廣以路險遠雞鳴秉炬而行良久旭日東升漸入峻路崎嶇萬狀屈曲真如羊腸然必去轎易以竹兜手自植小蓋乃可行也役夫告難予曰行也行則不難又告遠予曰行也行則不遠初登山下若彼濯濯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三

曰此非以近人見伐乎又行而上而頂見大木參天曰此非以遠人而存乎至方廣寺則見寺坐蓮花峰如蓮心旁圍八峰如蓮瓣然曰幽矣遠矣盤鬱矣然而名曰方廣未見方廣其蓮花庵乎遂謁朱張之堂而坐焉大書其扁曰嘉會是日遂下宿於嶽廟辛亥遊黃庭觀道士指右旁大石曰此魏夫人坐石白日升天處也聞鄴侯嬾殘之居道士曰遠且榛塞無路曰明當訪之

遊南嶽記

應 良

嘉靖甲午夏四月良以進賀北上初七日次衡山故

人邑宰彭君石屋來訪初八日肩輿往君已待開雲樓同行三十里至嶽麓用香幣謁廟下禮畢雨復霽喜山靈之歆格也自麓出北厓而升中途有半山湘南諸寺湘南有僧閉關三載矣雲霧屢散屢合如銀海幸喜無雨凡三十里至祝融峰峰頂有寺老屋支拄前堂後寢皆佛像予曰宜立南嶽衡山祝融氏之神一牌位此蓋前代所必有而後漸湮缺也君以爲然稍北爲觀日亭稍西則大陽泉石檢引泉不啻百餘丈以給寺中饋餼尋泉之源凡一里則爲絕頂衡之高極於是矣西望武岡寶慶以盡羅施北則長沙

辰沉而洞庭猶漭滄可見東連江閩南撫入桂五嶺皆入掌圖中而七十二峰之景則取諸至近雖未窮極攀躋固在目中矣若衡山之所起則自岷峨滇黔至廣右象郡之北界桂林之西界經武岡寶慶自南以趨北湘江與鎮遠靖州之江夾從而來至衡陽漸起岫嶺諸峰峙爲嶽頂此天地陰陽之交會神靈之萃聚也然後散而爲湖南諸郡國以止於洞庭九江之西蓋南條之山一本萬殊之大槩如此翌日下山重過湘南寺而南臺獨幽奇清絕抵麓詣集賢謁羣公先正瞻辭嶽廟而出尋鄴侯幽棲張紫岩故丘文

定五峰紫陽南軒講學處皆無可攷惻愴躊躇慨然興嘆又嘗聞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不可見惟南都之觀星臺與衡頂可望見南極老人星誠願久留顧王程有嚴不敢稽也惟恆岱嵩華分統北直山東陝洛五省而衡嶽獨治十省蓋以南畿楚蜀江閩滇貴二浙二廣皆古全楚舊域地之廣袤迥絕不同宜乎物最巨而神最靈故我聖祖起自南服皇上龍飛安陸自古帝王唐虞夏周漢唐皆專擅北條之勝殷商趙宋則擅中條而南北中之勝惟皇祖俱乘而並擅之兼摠條貫視古獨盛宜乎與天無極唐一行謂山河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三

兩戒則以大河之南北論然則衡之廣大亦可以明矣石屋曰嘻此未之前聞請以紀遊焉

遊南嶽記

李承箕

予往年常遊南嶽自與心約遍七十二峰每峰一日七十二峰必遍每峰不一日不還庚申十一月予還自白沙至臨蒸南望諸峰魂爽飛馳不傍身矣於是分治藩府涂半江憲府鄭大石彼此同襟神孚共契自是月之晦日禮神嶽祠祠南左爲雲開堂涂公居之右爲雪霽堂鄭公居之雲開左爲光嶽道院予棲焉會天宇新霽人人自覺形神快健由北觀水簾

洞止壽寧宮半江曰此境隔世何謝桃源世短心長
吾不能明日極心醉而去由西南歷諸峰卽上封冰
雪凝樹如甲馬聲冰片隨落葉下大石取而餐之予
曰無乃冰齒乎大石曰此所以厲乎腸胃也上祝融
峰下飛仙橋大石芒屨羊裘上下鳴軒半江曰登高
臨深吾亦不能還止上封上封南十里許爲比和洞
有王野人業籬桶大石使召來萎黃鬚髮單敝苧衣
問之已居洞三十餘年又問汝何爲者見何境界耶
曰非釋老不知爲善惡何境界見耶大石賜贈米帛
曰夜來鞋脚公等知乎長揖而去侵晨踏霜管觀初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三五

日於扶桑臺風泠泠四至兩耳若著針銜進卮酒飲
之西行度篁竹歷雞鳴岩馬祖菴菴西天柱峰有僧
岩居食生菜百結衣如粟穗見人卽膜拜默默而已
南行數里兩公肩輿如甍輪予不可追獨觀南臺寺
故址嘆曰此非僧守澄之遺廬乎南臺之南有紫
閣問諸道士悉不省夫靈源勝跡曾幾何時寥寥無
聞見於人使復有率子庶輩醉卧其閒又誰復識之
耶爲之一長嘯諸所過不復磨崖題石厭近名也故
凡峰巒岩洞大小奇怪高下之勝紀載於先民者悉
畧之云

遊南嶽記

張居正

從山麓抵嶽三十里石徑委蛇盤曲夾以亂松老桂
含煙裊露鬱鬱葱葱已不類人世矣從廟側右轉而
上 徑縹緲石磴垂接懸岩巨壑不敢旁瞬十步九
折氣填胸臆蓋攀雲捫天若斯之難也半山亭在嶽
廟十五里五峰背擁雲海盪漾亦勝境也復十五里
乃至祝融初行山閒望芙蓉煙霞石廩天柱諸峰皆
摩霄插漢森如列戟爭奇競秀莫肯相下而祝融乃
藏諸峰閒纔露頂如髻及登峰首則諸峰顧在履底
若揖若退若頰若拱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四

五峰晴雪飛花洞庭之句蓋實景也旁晚蒼梧九疑
俯瞰江漢絃綖六合無所遺蓋下眎連巒列巘悉如
培塿蟻垤不足復入目中矣觀音巖去峰頂可一里
許夜視天垣諸宿大者或如盤盂不類平時所見也
登上封觀海日初出金光爍爍若丹鼎之方開少焉
紅輪湧於海底火珠曜於紅爐旋磨旋瑩晦茫雲海
之閒心悚神惛不能久畱遂下兜率抵南臺循黃庭
觀登魏夫人昇仙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廣寺方廣在
蓮花峰下重裹如瓣而寺居其中多響泉聲徹數里
大如轟雷細若鳴絃幽草珍卉夾徑窈窕錦石斑駁

照爛丹青蓋衡山之勝高稱祝融奇言方廣然磴道
險絕岩壑幽邃人罕至焉謁晦菴南軒二賢祠宿嘉
會堂夜雨曉起雲靄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徑道亦絕
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謂不復似世中人矣止三日衝
寒而下行數里所倏見青霄霽日豁然中開問山下
人乃云此日殊晴始悟向者吾輩正坐雲間耳又從
廟側東轉十餘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有
瀑泉灑落水簾數疊挂於雲際垂如貫珠霏如削玉
飛花散雪紫灑衣襟岩畔有冲退石大可徑丈列坐
其次解纓濯足酌酒浩歌當此之時意愜心融居然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里

有舞雩浴沂之樂不知簪紱塵鞅之爲累也

忠節祠記

朱廉

宋德祐丙子三宮北遷李芾以安撫使知潭州陳公
億孫授叅議爲幕僚元兵圍潭芾守城歷九月將陷
死之而公亦同死節焉公安仁人咸淳四年登陳文
龍榜進士第三甲第二人惜乎秉史筆者書芾而略
公不能無憾於千載之下自宋末及我聖朝泯然無
聞者二百餘年成化乙巳提學憲副山陰薛公綱按
臨考古爲立祠於戟門之右手書木主以表其忠但
祠仍舊貫狹隘曠敞屬郡守吉水鄧公淮行邑見而

慨焉乃發贖米謀撤而新之吾邑令新安賀侯交曰
是某之責也請任其事乃洎判簿古渝劉君經協心
規畫相學西隙地爲閒者三中塑以像輪奐崇隆軼
於舊觀旣畢事涓吉祭以妥厥靈謂於職教宜有記
夫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彼畏死而貪祿者一罹多
難能不忘君事仇者鮮矣孰知死重於生禮重於食
而有出於人心羞惡之真者哉惟公持大節仗大義
以全殺身成仁之美而使忠節之氣凜然與秋霜烈
日爭光視唐常山之顏袁睢陽之巡遠異世同心其
爲人道之助大矣呂東萊曰白刃在前毅然賁育不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三

能奪此勇也義也若公者其所謂勇且義者與司馬
溫公曰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舍死可以全其道
若公者所謂全其道非耶今侯飾嚴貌像作祠泮宮
俾承學之士朝夕瞻敬有所興起其所以表著前烈
而激勵後人之功豈小小哉予謹述之以勒諸石

趙忠定公祠記

蔡汝楠

汝楠爲衡州之三年訂定郡之祀典於是諸生曾喬
等白故宋丞相趙忠定公名汝愚宋代之宗賢吾道
之羽翼共由薦畱大儒朱文公先生忤權貴安置遐方
道衡而逝舊有祠宇凡數處值雍藩封建大營府第

用其故址因廢不舉者四十餘年夫忠本合德衡則其忠而委命之處也而可無祠汝楠用其議爲之建祠而立碑於祠堂之左按忠定之衛吾道也是時文公罷祠呂祖謙蔡季通相繼竄跡禁錮之嚴過於元祐說者以慶元之理學方東漢之節義節義諸公別白清濁衆忌所歸一舉誅逐近倖反投吾隙激成黨禍卒之黨禁弛而漢亦危理學諸公惟重門墻衆望攸屬一時慷慨論列未會機宜亦罹禁網卒之理學伸而宋亦危孔子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東漢晚宋諸賢學術小大不同至於孔子之所謂無過何如哉悲

夫此唯哀之也至故其責之也盡爾大抵名節之於藩籬理學之爲根本吾人所以爲人之命脉與所以異於禽獸之界限辨之也不可不早因念藩籬之節不貴於自峻其防根本之學不貴於自豐其戶由民彝士氣之始而引之於進止消息之微裁之也不可無方意惟君子而後爲之謀也苟備論諸賢受過之地而不先辨其人品之正幾何非持君子舉措之失欲決裂名理者哉至於趙忠定者則又終不蹈於過者也何也忠定同姓之卿也其在當時寧拂太皇太后之微指而不忍蹈光宗於悖禮寧致嘉正有不安

之慮而不忍社稷之無主寧忤韓侂胄之貴勢而不忍言吾儒之棄逐寧死於黨惡錢鏊之手而不忍吾忠之不遂蓋危言其所不得不言危行其所不得不行君子哉尙德哉斯亦足以當之易明夷之旨人臣守貞恐其不能艱也於是乎欲其以艱行象之詞曰利艱貞人臣艱難恐其過於艱也欲其一利於貞爻之詞曰箕子之明夷利貞黨禁諸賢貞貴善守而忠定同姓不可不先守箕子之貞而徒効箕子之艱傳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一息其明如本心何哉此忠定之心所以尤不可不白也若錢鏊者何足道也

但羈離竄逐之臣幸有公議不在於朝則在於外故賢人君子不得伸於行列則退而見重於適國之賢內外迫蹙必使忠賢連蹇淪亡而後已此忠節之所以不勵而世態之所以可悲亦不可不著之以告來世也汝楠於一建祠之間得叅定論議使興於是者錢鏊可鑒忠定可則諸君子可原而論其毀藩籬撥根本外於名教者獨無戚也夫是役也同僚二府袁子以下咸有助焉祠成汝楠旣記而復爲銘詩蓋詩可以興云詩曰仕者以智躋顯榮趙公之愚顧其名手捍社稷扶其傾紫陽論道昭日星力排帝閹俾長

鳴由來誼重貴戚卿大易允合明夷貞趙公非愚乃
其名忤權竄身道於衡公愛湘江水流清黨惡非能
隕其生首陽餓死至今稱死作貞魂生豪英神豈徼
予予自銘予豈徼神神自靈

滄浪亭記

沈 鈇

石鼓之山蒸湘二水交會處也唐刺史齊映名其亭
曰合江舊矣余觀二水一清一溷合而匯流竊取孺
子歌滄浪之義上扁之曰滄浪亭下扁之曰濯纓濯
足蓋繆以從善去惡之意冀都人士共之也客有訝
之者云滄浪去武當山數千里書所謂嶓冢導漾又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三

東爲滄浪水者茲石鼓也而以滄浪名得無贗乎余
曰孺子之歌夫子取之豈真是漢水滄浪哉凡水之
清濁皆可以滄浪稱者如周郎赤壁原在嘉魚境上
而坡者以齊安磯頭當之是石鼓滄浪也亦黃州赤
壁類耳客曰滄浪之說敬聞命矣但水一也而湘清
蒸溷其故何與余曰水之出於山也涓涓耳決之東
西惟人導之清濁惟人引之匯流惟人湘水出於興
安清流固矣烝水出自邵陽溷豈其性乎良由霧氣
薰蒸所發然也至會合湘流則與之俱化而濁者亦
清矣人性之善何以異此

衡山縣文昌書院碑記

鄧國材

國家以經術登進賢良士之績食上春官天子臨軒問之由鄉而升爲造士所藉手以獻者詎不以文耶第先資者用爲羔鴈而閒以得魚兔而筌蹄之其在功令非程者擯不得錄於是乘時者致身青雲沈淪者仰首窮屋此豈異故從焚膏下帷以苦心博者什之五六若鹵莽而希冀於不可必者則百無二三矣夫人情靡不亟於進取豈其鹵莽是甘然逸樂薰心自奮者鮮輕有限隙光忘夫操習所以督而成者師帥任也予治衡山之明年以學宮舊無齋舍士或艱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哭

於卒業始相地於城南古學基若干畝贖自民間爲屋而新之凡二楹前爲綽楔中爲講堂左右之爲齋者二十祀以文昌之神經始於歲之丁酉泊冬而落成乃與學博楊君熙袁君文炳集諸生讀書其中月爲課期試其藝而商畧之且曰諸生亦知今日意乎夫士於四民中業已受書遊膠庠其平居積念寧不欲起田閒而爲廊廟用以致主宣猷顧時命殊遭容有懷瑾受刑而徒然敝帚欲享千金則計之失者也假令業旣精而猶不售然後歸咎主司人事足擅前茅然後乞靈造化此恒理也試觀百工羣萃而州處

必相示以巧乃施於四方士固有巧在也不羣萃不相示而蘄中程母乃弃日中之糞而張鼠撲之聲乎請與諸生約自今伊始盡屏外營以一心志爲長白之齏鹽而安其澹爲百原之燈火而忘其拘厲以責成若鷲鳥將擊而故斂其翼也需以歲年若將軍將戰而故養其氣也折脇之夫能以巧中宿瘤之女不以醜遺士奈何志伊周之事業而不講於董賈之章哉其相與勗諸

蔡白石先生講院記

廖汝恒

余嘗稽郡乘論次前後二千石其以治理自表見者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七

豈不蹕然殊絕乎哉至若長育人才綱紀世道倡絕學以正人心崇教化而厚風俗者其惟我白石蔡先生乎先生名汝楠字子木別號白石浙之德清人也少穎敏年十八成進士七歲從厥考夷軒翁師事陽明王先生聞致良知之學已又與緒山錢先生龍溪王先生爲同年二先生皆陽明先生高弟子先生日相與切劘密證深研超然獨詣歷官南北比部郎出守歸德以內艱復除衡郡先生治衡大較緣經術爲輔務在拊循與民生養休息一切飾知眩能規規簿書期會以博名高者薄不爲也所注意惟舊然以明

學成材爲任政暇課諸生於石鼓書院顏東西兩齋
主靜定性條爲規約要以學文敦行辨志慎習篤倫
常識仁體令諸士日以此相考質嘗論諸士石鼓著
名穹壤其書院與睢陽白鹿嶽麓並列而四是固爾
鄉先哲之所遺而考亭南軒與今湛鄒二先生所嘗
過化之地也流風未泯道待人行而絃誦輟聲學問
不講將毋諉前修爲絕塵而甘凡民不若哉吾意諸
士必不然矣諸士聞其言莫不凜凜思奮每朔望則
令諸士分講五經有疑難質問者令條上先生反復
剖析揭示指歸按條答問疊疊忘倦季試較士則評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哭

隲其文兼採其行實殿最之乃大書品目某某以文
行兼優某某以行稱揭於明倫堂以示勸懲一時諸
士無問賢與不肖莫不感激淬勵彬彬向方矣風聲
所漸郡之薦紳與諸文學咸修執弟子禮願與觀聽
而自遠方來者吳子紹周蔡子制兄弟自寧鄉至江
子應昂自攸邑至伍子典自祁陽至海內名公以職
事過衡者如內江趙公大洲歸安茅公鹿門臨海敬
所王公莫不延駐石鼓適觀先生之教先生亦率諸
士敦禮請致以所學互相質證印可乃已諸士列侍
環聽少閒鐘磬鏗如聲洋洋衡湘石鼓之上宛然一

鄒魯洙泗之風也先生尤負人倫之鑑所題品衡士
或識之久蹶或識之髫年驗所究竟毫髮無爽己酉
壬子兩掌場屋試卷所簡拔率時名碩其最著者江
陵錢子錞崇陽胡子定斬水朱子
湘陰李子廷
龍後皆以勲業表見爲時聞人而錢子則尤以忠烈
著至今三楚人士稱神鑑者率稱蔡先生云先生在
衡歷己庚辛壬凡四載癸丑春擢四川憲副去之日
又九年爲嘉靖辛酉衡諸父老子弟咸思慕先生不
忘其門下生被服先生之教澤者尤深且浹僉相與
謀曰吾黨之賴有今日也啓曠發蒙開迷途而登之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巽

覺路者伊誰賜哉微先生之力不及此語曰得其師
爲更生王子亦云通於夫子受罔極恩其吾黨之謂
乎俎豆尸祝圖崇報先生之功德於永永者今日事
也維時諸士有列爲縉紳大夫者有登賢書者有青
衿者僉以爲然各相捐俸資有差遂買地一區於郡
城南乃鳩工爲前堂五楹曰教思堂爲後寢亦五楹
奉先生像祀之堂之前爲池爲中門其徑爲綽楔題
曰衡湘書院蓋先生在衡著作有說經劄記衡湘問
辨太極問答等書皆稱衡湘書院今從其稱亦先生
志也工始於辛酉夏六月明年壬戌春四月落成祠

田則嘉靖甲子諸生捐金所置而郡司理吳江鄒公崑以半助焉祠典儀節一準甘泉先生祀白沙先生之禮主祀則必以諸生之長者主之不佞測所得於需染服習者次第記之以識歲月

重修石鼓書院鼎建大觀樓記 鄧雲霄

宋時海內有四大書院而衡陽石鼓居一焉至今不廢夫石鼓一拳石耳何足大大以書院也海內爲書院者衆矣茲獨列四大大以人也然則茲院之興廢蓋道脉之絕續四方之觀瞻關焉余承乏湖南有慨於楚俗之剽悍而未易陶也推其故繇敝於士習夫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五

士者四民之表而書院者士之市肆也院久而頽講業無所絃誦閔寂學荒習媮蚩蚩近民且以吾儒爲詬病而况能式四方余甚懼焉會直指史君巡行至衡其致慨於楚俗剽悍猶余志也登石鼓而遐眺曰鑄士陶民其在是乎何其頽而隘也士安栖矣乃指其巔曰盍樓諸又次第其殿祠號舍曰盍新諸已而又曰茲舉也爲鑄士以陶民也其毋煩我民我兩人其各捐俸爲守令倡于是醴俸庇材鳩工募夫不數月而樓成簷牙嵌空流丹若虹四面玲瓏言言窿窿殿祠號舍罔不完葺交映而鬱葱諸士可聚業樂羣

而絃誦其中矣余請樓額直指曰宜大觀樓下有堂
郡邑諸公請予額予曰宜迴瀾多士進而請曰樓堂
之額其說云何予曰淺言之在境也深言之在心也
又深言之則帝所以帝王所以王師所以師一以貫
之者也夫登茲樓者揖衡嶽拱九疑襟覽三湘眼空
七澤觀非不大也而非其大也予慨然弔古不下帶
而道存焉而不見樓前廣陌非大舜南巡之轍跡耶
望裏江流雲沙浩浩固神禹所謂訪龍威而履䟽瀾
處也夫舜禹始而相終而帝王都豐食腴養尊而處
逸可以自大也乃僕僕焉不憚周遊方嶽車殆馬煩

卒 身於荒服甚至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
黧黑其臣隸之作又何小也乃孔子稱之曰巍巍乎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夫有天下而不與可以
語大矣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東山
泰山非獨孔氏登也而孔氏獨能見其大以其心舜
禹之心而不局其量也夫萬物一體六合同量故孔
氏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卒至轍環老死而不
悔依然舜禹家法矣故小其身乃大其心以身勞天
下者心載天下者也彼二氏者淪空耽寂其人之有
亡曾不足當九牛之一毳彼自謂大耳曷大焉又况

乎競利於錐刀爭名於蝸角一居要津僅固榮寵不復顧天下國家之計此夫猶存乎蓬艾之間安知大爲何物雖然有所以大者也大之本在剛執夫大者量也虛而圓剛而執者力也實而方世未有心不鎮定而能任道載天下者也而又不見樓前片石耶砥柱雙流力敵陽侯之怒狂瀾東倒障之而迴然後而可以石載樓樓載人人載心心載天下苟石齧而土虛蟻穴一決汨沒漂洑斯樓也當在歷陽之都矣尚能嵌空流虹言言窿窿而稱大觀耶故直指命樓取其大予命堂取其剛夫大者弘也剛者毅也大者主

識量精也剛者主定力一也故曰帝所以帝王所以王師所以師具是義矣多士又請曰今古游茲院者若而人矣孰能當此者乎余曰嘻委靡波流滔滔皆是所謂舟中之人五色無王者也奚語大觀無已其近之王湛耶具體而未大也遠之朱張耶大矣而未化也夫酌水尋源登嶽循磴從數子而入可以不失道矣余不敏願與吾儕交勉以光勝地軼前人式四方陶蒸庶此非獨余志亦直指志耳是役也直指史君捐俸二百六十金余一百三十衡州府楊知府鍾英強同知有義許通判世卿羅通判三達李推官汝

登各二十衡陽羅知縣夢暘三十而董其役者衡州
衛經歷邵士翼也直指諱記事關中人巡方剔蠹敷
膏特重文教茲樓也其他年之硯石乎余何幸得紀
其盛

衡山裁撤黃茅驛馬記

康元積

黃茅之驛馬非初制也自萬歷甲戌兩臺念衡孔道
弊劫於役疏請建驛以舒吾民移安仁霞流驛之費
歲輸以買馬於衡山湘潭兩邑派足其數驛所轄馬
三十疋上下兩縣之閒始未嘗不稱善也自安仁歲
額愆期余邑人誤以夏稅與之更易中湘之馬由是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三

不至而余邑歲代湘人爲役矣又地距衡城八十里
歲率數十人裹糧從事而馬之芻茭廩棧寄之中湘
中湘之民歲責其直閒或馬足窺其田園不殺擊之
不已馬之斃于役與斃於居民者歲且不勝紀也余
邑人困無所訴故每歲新役相代如驅湯火勢不得
不於官價外議私幫矣合每里私幫百餘金總其數
歲浮費二千兩通計邑中額賦不及二萬而浮費於
驛者踰於二千如是民安得不困又安得不以驛爲
怨府哉原夫建驛設馬以兩利也豈其獨利於湘而
羸於衡耶往者邑大夫暨士民喋喋陳說驛遞不便

請復故法唇舌俱焦竟無若中湘何卽當道下牒兩郡議之僅僅築道舍耳不佞自諸生切齒其事計復兩邑徑遞之額而後已上歲王侯奉命令衡山余於京師一接見之娓娓邑中興除余以馬之害吾衡者具陳於侯侯曰唯唯食土之毛而無關於民恤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迨下車目擊苦狀詳實而有所請於上適余奉命過里中侯語余曰曩黃堡之命可幸報塞蓋計其請而必得者於是以衡民困頓驛狀具聞當道乞賜裁撤憲使魏公嘉其議持之甚力會御史應公以巡察至集監司守令於堂問所疾苦侯獨稱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五

驛害侃侃力說詰難百折悉中窾要左右聽者相顧驚咋御史深爲嘉納欲如故事下兩郡議侯曰議者疑也利害疑則議驛遞之爲衡深害而宜去也寧須再計乎御史曰朕直從侯所請撤歸驛馬復兩邑徑遞之規原安仁協濟三百餘金以分解衡湘資其馬直著爲令旣而御史中丞命至先後一揆邑人捧檄驩聲載道侯更聚士民酌議其後以前驛馬之半移而應役於縣合新舊馬若干疋以待上下之乘傳至者邑人稽首稱善以書屬不佞俾紀其事於石使不忘侯之大德世世守其法毋壞也余謂王君誠賢者

也賢者治民視其害如痼瘵之於身剔之而後已今夫驛馬之蠹吾民無故而歲捐二千餘金代他邑爲役約之廢中人之產二百家也侯撤而歸之使歲無溢出其存中人之產者不啻二百家乎吾民無奸其法世世奉率積其存活蓋千萬於斯矣是宜邑人尸而祝之比於畏壘者也朕惟余追維往事之失孰使我輕易其稅而以成安仁之巧耶孰使我獨受其勞而以遺湘潭之逸耶其爲此者實我民耳嗟嗟令出於上澤竭於下一二市猾窟據其中欲任不任欲釋不釋挾爲艱苦以恣中飽非遇神君懸大鏡以出照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五

挾神劍而議割安能力拔其害以垂長利哉吾民鑒此前轍無墮谿壑其念吾侯者安得不世世也昔黃帝問治於襄城童子童子曰夫爲天下亦奚以異於牧馬者耶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侯用治余邑者出相天下天下亦猶之乎衡也侯名寅皆字起東慈谿人登浙戊子賢書萬厯癸卯季夏穀旦

遊廻鴈峰記

董傳策

閏七月二十九日晦舟次衡陽之蒸江郡少府與其倅羅郭兩君來訪貽衡嶽志且謝緣簿不能從衡山之遊兩君因相顧語余曰在昔胡邦衡過衡山不能

登以避人故而韓昌黎朱張二先生顧不憚凌雨雪
遊焉公今病而遊遊而不使邑宰知殆兼之矣予笑
曰遊適興耳奚必古今人同兩君去予翻嶽志卽所
遊景猶宛然在目顧獨以缺登祝融峰爲障僧夢也
復私自念當遊峻嶺時俯瞰塵寰漫若煙霧乃今浮
生又涉此耶隨與吳子周山人李生登岸訪石鼓書
院院爲唐隱士李寬讀書處宋淳熙閒始建先師燕
居堂蓋卽七十二峰岫巒峰之麓也卽入謁先師像
復從左而入有祠三楹中供晦菴南軒二先生左右
供黃勉齋李寬及宋隱士李士真諸像就其中拜而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五

出復從左而入有合江亭當蒸湘兩水合流處亭祀
韓昌黎其上爲仰高閣面刻韓題合江亭詩南軒書
予遽令摹得一本藏之舟中因對韓公及朱張兩先
生像恍然悟僧夢之非凡抑三先生神靈固鑿琢我
耶援筆題壁而韜其名已乃移舟迴鴈峰下登峯入
寺次張子壁閒韻蓋已先渡五六日云寺僧安正邀
憩竹房殊清致因持冊索詩許之而劉縣令復來訪
致兵憲程君書程諱秀民亦獨以三先生期我也雖不及
致語猶不旁引及異哉夜與吳子醉卧僧房周山人
李生各爲歌一章時秋色皓然風颯颯響竹際忽有

鳴鴈聲予起坐顧諸子曰迴雁峰前聞雁亦奇事抑
今鴈迴而征人猶萬里也宇宙無窮古今若旦暮迨
渺天涯所玉成何事吳子爲之撫然因披衣歷山級
而下於時一望衡境咸收入顧盼中吳子遽以爲勝
觀而予顧渺然隘小之豈嶽峰景界猶未忘胸臆耶
抑仙凡遠近卽真眸子亦自不同視也予以爲可喻
道乘輿漫紀之遊記庶幾三先生其稽我焉

遊鴈峰及花藥二山記

王在晉

萬歷戊申冬杪予以校閱駐衡州陰雨彌月臘殘見
雪天始霽而予筆研亦已暇矣乃與觀察甘使君蘇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五七

宇約躡雪爲鴈峰之遊鴈峯距衡州城剛半里城南
卽迴鴈門也舊傳鴈不渡衡陽故名迴鴈今榔桂閒
亦有鴈但不如洞庭張樂之野爲鴈行羣集耳峰不
甚高兩折直上嶺脊平夷鴈峰寺距其巔立山門遙
望衡陽城如帶萬家午爨氣氤氳成雲積雪初晴露
華映空晶瑩潏灩峰巒環拱蒸湘淼茫天光下接水
光上浮犬壑中雲絮吹薄如笑煙萬道南嶽崔嵬轟
起凌霄白花點綴如瓊樓玉案高下參差美潔鮮研
又似芙蓉萬朶沁影秋波時或寒風拂拂凍玉霏霏
錯落梅香褪冷依微蝶粉粘危因憶回風吹散五峰

雪往往飛花落洞庭之句眼前具似與太白相爲屬
和予不復掇拾唐人剩吻第念予家東海望不可見
年來行徑支離迴翔於鴈飛不到之地牛羊日夕胡
不遘下戀土懷鄉之思勃勃感奮酒罷歸來夜不成
寐纔帖枕栩栩家山不知清夢之迢遞也會星沙李
使君有問卽以是言寄之人在天涯諒不殊此意况
耳詰朝郡迎春入廿使君招予偕賞衡人薄好麗劇
裝賭勝結綵鬪靡如大江以南賽神社會睹此益感
勞人三載不信江南有春助鴈聲而益之慨矣又次
日習儀花藥山山距城里許舊有羽客煉藥五色禽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五

時集牡丹樹下名藍宏敞軒豁物力甚巨山門外圍
園山巒差少煙霞樹色使君向予惜無吳中人妝點
此爲缺陷予笑而不答此中無限景色業爲吳中人
收拾去所憾毛卿墨客不能繪寫見長恐爲山靈唾
去耳出寺天纔曙聊旋館憩息遲午爲石鼓之遊

重修集賢書院記

曾鳳儀

衡嶽名勝故甲於天下過客往來睹蒼翠冉冉出雲
際輒心擬一登登卽畱連幽絕低回不能去蓋自唐
李鄴侯韓昌黎宋朱晦菴張南軒跡最著近於客署
顏之日開雲存昌黎也顏之日霽雪存朱張也朱張

業有祠祀方廣而李侯顧闕卽朱張歲祀不必之方
廣第於野遙祭褻甚予竊慨焉歲癸巳從潁泉鄒公
遊謂南嶽廟右有集賢書院遺址故邑侯石屋彭公
建祀唐宋以來賢有聲者盍新之爲遊觀者勸予應
之曰有司傳舍其官念不到此此予地主任也歸與
益齋伍公謀捐貲首其事諸縉紳聞而助者若干人
已監司郡邑諸公聞而助者若干人合之得金若干
兩以付募僧儲糧庀材後先營構垂三載而樓閣堂
廡告成餘貲買田二區大福源租二十四石龐公塘
租四十二石俾僧性恒守之迎朱張神主祀其中益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五

以李韓及趙清獻周濂溪四先生設釋菜禮禮焉而
後喜可知也夫羣賢足跡所至寄興須臾胡景仰之
若是要以生平大節環瑋示羣規恢聖謨照耀今古
屹然直與名嶽等登其山想見其人人與山交相重
也祀山因以祀人也羣賢其吐之乎雖然集羣賢而
祀之有司事也見羣賢而思齊非盡有司事也故由
晦菴集諸儒之大成進之爲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是
所望於後之君子

瀟湘浮橋記

陳宗契

衡郡周面半水橫東郭門而水曰瀟湘受水之塗自

陽朔而來十道委焉建瓴而下匯於蒸耒復逆激而上浸巨流悍夾流以居雜沓如魚鱗東南人赴郡如壑勢所爲趨重以霖潦風雨又輕剽之徒趨捷而一葉每每覆溺或以死以其縮津要議梁之便而勢又不能以石議浮之便顧工奢費巨謀衆屢輟輟而能舉則故守胡公首尸之纜一紀而弛與輟者同自是緘口無議者而形象則爲郡如一掌中劃爲二澎湃漶漫非所以維血脉束筋骨劉公來守衡甫朞餘公骨清氣壯畧遠思沉神至而惠生色授而事辦慨狀臨流不憚征繕爲四民嚆矢維歲在卯月在巳日次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李

大梁梁湘輒告成事厥明守相帥官師庶士登壇而祝已禮三老先驅次諸相次縣大夫次諸博士結軌而行於時從者無慮數萬扶杖內履如在康衢乃喁喁合口爲相君壽相君懷然意下止輦而讓謝弗有三老側耳語謂大夫不愛手足以有今日祇今若涉河如跨析津屹然仙都縣圃勞之而不圖而黠黠明德虛相君之伐其以非人哉余小子則操不律颺言曰常聞巧者避事孱者避勞卽强有力者亦避怨三者橫一念郡國幾何其能集一利也先是小子偕劉比部際炎等以梁湘請相君力主之今應如響安如

堵相君其得人嘉靖乙卯胡守相勞之不卒虛六十年以待今日相君其得時傭力課工以維形氣而使劃然如聯掌股相君其得地衡負疑背霍冬徂初夏大半在滴瀝中今經始寅冬迄卯夏而竣兩師陽候歛鍔規成務相君其得天夫避無三而得有四相君之異政於是乎可書矣尤有異者梁湘之朝適有玄鹿浮江而來望相君之轂而止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平則北海輸鹿夫守工之相埒於君公今爨水而梁爨梁而衢平莫尚焉詩云敷政優優百祿是適鹿者祿也相君卽不有神輸之矣是役也爲浮

舟七十餘上覆以版中維以鐵旁衛以楯修一百二十丈有奇廣可四軌東西壘石爲臺拾級而上可百武陽列兩棹楔額其上東曰湘東寶筏西曰湖右慈航西翼以亭亭三楹廣四筵而羨深稱之署曰來鹿周繚以石憑楹而軒可枕而漱也東植水神玄君二閣閣旁有室布席箕坐時有款乃入耳中主畫則守相劉君督成則郡丞尹公愉別駕陳公允問簡公懋爵司理牛公維赤令君蔣公鑿偃費金二千多得自節羨相君別有記橋名瀟湘相君名春閩惠安人丁未進士

遊南嶽記

金之俊

南嶽去縣治三十里余屏去輿從策蹇作山遊狀一路古松隊列直挿霄漢大者可四五圍未登山一步已睹靈境是夜宿嶽廟次早修謁廟禮仰見廟貌巍峩明禮儼肅令人屏息斂容謁畢隨履芒屨曳竹杖遴道士之不惡遊者爲之津梁行五里許至玉版橋寶善庵石色如玉瀑布雷吼鳥語無聲一老僧從石罅出迎長三尺許狀如小猴詢其年八十有一捫蘿如飛行二里許至圯嶺勢漸險峻又行二里至小竹高嶺有半雲庵斜望香爐峰冉冉雲端行三里許至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奎

大竹高嶺與香爐峰對面揮扇觸雲俯矚平原中有白練一線道士曰此湘江也行三里許至半山亭輕雲覆足身在天半回視羣峰以次匍伏其昂首未降者可屈指數天柱峰侍左紫蓋峰侍右烟霞擲鉢金簡三峰嶙峋環其後此亭占地絕勝惜規制狹小時日近半山暑尚焦稍憇亭上前行至鐵佛庵相去二里秋花遶徑山粧殊艷題額者爲趙蘭谿先生書法道逸可愛佛像多莊嚴僧亦差解人意行一里許穿竹徑至丹霞寺竹陰蔽天忽作深秋僧慧明出山疏相供雖兼世法道味過半覺低回不忍別行半里許

過慧泉泉水其美不減惠泉復行半里至湘南寺步
步翠微路徑迥絕寺前有石臺規模宏敞四顧豁然
茶攸諸山如几案平鋪對面復有三小峰一名小霞
一名土木一名巾紫鼎足前峙森若螺髻寺左有貫
道泉裂石而出清冷異常泉上石壁有定林祖師題
詩云身健端須飽此心問山臨水極幽尋待予書徧
湘南寺却向鍾山老定林風風雨雨幾老春秋而苔
蘚已古筆痕猶鮮真靈蹟也寺後爲碧蘿峰上有壽
星石突兀奇聳恨躋攀無路出寺門左穿一小徑不
半里至隱松岩岩石孤峭欲墮深廣數丈中有戒僧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奎

依岩作菴菴有小樓樓後有石壁線路止容一人偃
僕乃得上復行數十丈許直躡其巔巔上一小石方
數丈馮虛御風恍惚與亂雲齊飛僕夫皆股慄余
亦心悸下巖北行一里許至南天門祖師殿殿宇傾
頽僅留一茅菴遙望祝融峰尚縹緲雲外又行一里
許至飛來船大石橫空酷似船形烟霞一起舡浮波
上有一蜀僧蓬首赤足攢眉苦行傍搆一小菴乞余
贈額余曰此飛來船乃千佛渡世慈航也因額曰筏
菴過此卽講經臺平廣數丈石上有天上山中四字
筆法奇古不記何年傳云梁海祖師說法處行半里

許至獨覺門又行半里許至獅子石石下有一泉卽
名獅子泉行二里許至上封寺寺遭回祿殿廡無有
存者近直指晉中白公捐貲重葺雖規制稍遜於前
而景象聿新山靈之廢而復興洵有數耶寺後有虎
爬泉涓涓細流滲自石縫其流甚長行一里許至爛
柯巖有石巋然虎踞道旁又行半里許至會仙橋橋
有二洞長可三丈深臨萬仞橫跨一石卽名會仙峰
越橋登石余亦飄飄欲仙此石約容數十人離丈許
又有試心石石上有松四五株蒼如蚪龍聞此山絕
少松而此獨穴石而生不倚寸土亦一奇也橋側有

捨身岩削立于宵足蹟鱗次慄慄莫敢仰視尋東回
二里許至天尺菴週圍石壘上覆鐵瓦行不數武爲
祝融絕頂前嶽帝聖像後開山大禪師像皆以石壘
屋時日方斜春暮色益霽窮天亘地盡入目圍下睇
千山蒼苔萬點如湘波繡碧疊浪雲湧向之昂首未
降者皆伏地不起觀至此止矣頂上得平石一塊爲
望月臺山風衝袂淒如朔風不能久坐仍下上封寺
行半里許至望日亭亭前片石與望月臺相似且背
亭蔽風遂賒以望月坐少頃夕陽歸盡明月漸晃凝
眸東望忽有光如絲起自地中須臾光瀰四野如登

嶽

遊南嶽記

錢邦邑

往來湖南數矣欲遊嶽輒不果甲辰中秋繇武陵入中湘叅語嵩和尚遂訂嶽遊二十五日買小舟遡湘流而上曉霞散綺風日淡潔湘波澄碧蘋藻漱青水中沙石時作五采與波光朝日蕩漾不定舟子鼓櫂又若與秋波風色夷猶相得也余與語嵩顧而樂之命弟子古道杓雲煑茗共酌語嵩曰前之遊者多賦望嶽詩吾輩盍望之至招靈灘水急舟遲登岸望不見見遠山數痕甚踈秀土人曰此湘鄉諸山也古道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奎

曰卽不必見嶽瀟湘山水已足移人情矣語嵩然之舟更進晚泊淦田有小山晚霞映波漁火隱隱村中人語與犬狺相亂不可辨是夜心懷嶽不成寐微風鼓波蹴激灘聲尔大乍細音響清越次早復開帆風日流麗亭午泊都石驛小岡隆起上有破廟製朴拙一僧貌瘦古不解迎客余與杓雲登廟後高埠冀望見嶽峰亦止見醴陵諸山掛青展翠而已再進至朱亭始覩嶽於天外濃淡數峰彷彿烟雲停積也更進至樊田則諸峰隱見了然可辨矣薄暮輕烟一縷繇南而北橫映水面少頃漸濶是夕無霞遠出平疇荒

洲淺渚漁舟牧笛俱掩映縹緲空濛淡碧非雲非霧
波光搖漾天然畫圖始信許用晦湘潭雲盡暮烟出
厥有以也次午抵清凉寺寺後竹院清潔古樹十餘
株坐鷹宿其上夜午後長鳴相和聲甚清遠寺僧憑
此爲刻漏次早同語嵩入山沿途多古松清泉松皆
具好勢有奇絕出人意表者玩之不足遂忘饑疲行
三十里至嶽廟崇巍鉅麗足起人敬而祭賽鄙褻難
以理論顧瞻歎息作詩二章責嶽神遂去宿長壽菴
次早繇寧波橋上山石磴累折美材竹箭叢雜翔舞
加以新霜欲下丹黃點綴步步增麗是日雖晴爽而

微風曳雲聚散無定在山麓則雲橫半峰至山腰迴
矚山下雲復遮映溪壑不辨來路矣細觀山勢三支
齊落中皆石澗諸小水奔滙山行十里之上泉流漸
急草石竹樹之間無不泉者或隱或現或鉅或細或
浸草閒漫道上或涌石隙穿竹樹林莽乍合乍分不
可名定滙於大澗澗中怪石牙互林立驚濤斜衝怒
波反跳擲雪飛花行者皆見皆沒高下望之狀亦屢
遷至玉版橋則樹蔭泉合足娛人懷因植杖小憇僧
三人自山而下見人直眎不語如野獸須臾去再上
至半山亭亭地廢不可居煮茶啜之下視溪山與田

疇村坊閒雜映帶青碧縈繞攢蹙累聚濃淡不一再上則山勢漸出諸峰畢現指點所歷左右瞻矚有岡焉者矣有坡焉者矣有陵焉岫焉厓巒巒碧焉者矣少頃至鐵佛菴竹徑甚淨一僧迎客頗恭謹徘徊竹間外望福巖寺及讓祖塢三生石衆人曰留以慰歸路遂上至丹霞寺門外南望山水奔赴雲物又變氣象渾闊令人神動又上至南天門則身在雲表俯臨萬壑下眎飛鳥皆見其背矣從此右折披荆藎窮微徑危厓臨空厓上石作舟形蓬帆宛具名飛來船癸卯秋迅雷暴雨厓爲之崩勝跡永絕遊人猶指故處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七

憑弔焉稍下有說法臺意不欲往遂回丈循石級數折至上封寺寺在祝融峰旁登峰頂則雲氣旋繞下臨無際東顧天宇明淨如洗西面白雲彌空山下雲氣漸起相接須臾徧滿上下長風鼓煽如濤雪亂涌繇西而東少焉東方亦彌漫如銀海六宇一色天風浩浩若身躡虛空不見塵界余恍惚不能言須臾雲漸收衆雲奔逐四去殘陽遙映餘霞弄采紫翠萬狀下視山後岡嶺縱橫羣壑互注寺宇隱壘巖穴深阻不能辨其向背矣時心日旣厭天色亦瞑會仙橋不語厓俱不能遊因就宿寺中鍾鳴後寺僧課誦余蹴

語嵩起出寺左尋觀日臺望日出荆門費瞿如亦至
重陰漸豁霜氣在眉東方白霧中一線霞裂作金黃
色由南亘北直射萬里少時漸鉅炫爲五色正東赤
艷尤鮮更待之一輪血紫從層雲底奮涌而起光華
萬道圍繞炫耀大地豁朗心目俱爽復回至峰頂遍
望七十二峯遠近出沒可辨識者三十餘峰耳然高
下斷續起伏變化如波濤奔屬已極宇內奇觀矣初
在半山上睇五峰若並尊登祝融則烟霞碧蘿諸峰
又若兒孫羅立四望瀟湘蒸沓諸水微白如練帶明
滅烟嵐外恍疑爲溝洫矣回視其下向所窮力攀陟

若不可升者皆培塿匍伏若蟻垤蚓穴與溪流厓樹
凸凹相閒呀然窪然繞白圍青近混烟霞遠際天碧
雖蓮花巾紫馬鞍諸峰亦不可細辨又毋論回雁峒
嶁矣眺望旣極策杖下燕子厓止碧蘿山房老僧煮
菜作粥啖甚美次日靜坐養足力午後閒步厓下看
飛泉見老僧同語嵩默坐盤石余往就之對坐日影
移二尺白雲從谷中起迷冥半山落日映飛泉厓上
竹樹藤蘿紅黃交雜忽羅克生同智林携茶蔬就山
房夜話因共談禪訪山中逸事過夜午山鳥起噪乃
就枕明日克生去余與語嵩步杖出大谷下中山寺

一路皆古木怪藤泉聲淙淙迴旋杖履閒不能識其
去來次日雨阻次日稍霽乃入茅坪會喻葦大師吾
鄉廣陵人也談論相得因止信宿乃往九龍寺山中
山至九龍千溪亂聲萬石疊岫深林修竹怪樹飛瀑
隱天阻日蒙霧寒烟最爲幽麗余與語嵩古道徘徊
賞歎各爲詩紀之及至九龍則深溪匯流石橋橫跨
老樹重蔭巖嶂迴合到門小憇已令人意消矣夜宿
寺中溪聲入枕清韻欲絕次日爲重九喻葦來就談
竟日余以勞成疾卧三日乃瘳遊興遂懶近若禹城
水簾遠若天台方廣俱不得遊語嵩率杓雲由後山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九

歸余與古道復尋前山故道再過丹霞時尚陰翳至
鐵佛菴忽天霽風和回瞻五峰峰帶宿霧飛青縹碧
又一景象較前登山時迥然大別下至半山亭回望
之至玉版橋停杖又望步步回瞻步步另作一狀同
此山水同此心目不知何故頓異前境大約前後相
去二十餘日秋林飲霜丹翠變色木葉微脫厓壑露
骨加以雲烟繚繞淺深縈帶故氣色殊異余因慨爲
口幾何而山川之勝遂因時改觀至明歲重遊又不
知作何狀矣大約宇內名勝非一時可盡亦非一人
所當擅畱其餘以俟他日併以供後人之搜索則意

趣無窮矣柳河東詩不云乎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善遊者之胸懷固如是哉

重建趙忠定公祠記

趙申喬

衡陽之有趙忠定公祠也以公謫赴永州道經衡州守臣錢鏊阿韓侂冑意陰中之暴率殞於湘東開福寺旋得請歸葬而立祠焉者也兵燹之後祠旣不存基地遂侵沒於有力之家余過衡陽偕監司以下往勘僅有隙地數尺指爲祠基噫豈有儼然曰祠而基止數尺者乎因囑衡陽張令力爲清釐其受廛以居者則計值以賞之地旣出乃謀建厥祠張令先捐五十緡而余亦勉佐其不逮張令復請曰公祠告竣已奉主入祠矣第今日之舉非有以紀其事竊慮無以闡忠義而示來茲敢祈以數言勒諸瑱珉使先賢廟貌藉以不朽則卑邑榮幸實多也余惟國家之治亂視乎用人之邪正然正者少而邪者多正者之氣類常孤而邪者之聲援常衆北宋之蔡京南渡之韓侂冑其奸邪一也蔡京謫道鄉於衡州侂冑竄忠定於永州其嫉正一也道鄉過長沙而守臣溫益逐客不容忠定過衡州而守臣錢鏊陰中以死其黨邪害正一也天下之正人原不多得幸得一二人以倡正言

扶正氣而又不使其旦夕立於廟堂之上貶斥不遺
流離相繼徒快賊臣之志不悟國是之非宋之北安
得不南而南安得不亡也余既改建道鄉祠於嶽麓
而又重建忠定祠於衡陽二公蒙難一時未嘗不垂
光千載則後之爲正人君子者亦可激厲其志氣而
毋爲奸黨之所危懼也矣惟是錢鏊之惡浮於溫益
似應倣岳墳例鉄鑄錢鏊跪於階下日受觀者之笞
辱以稍紓義憤並慰忠魂惜前未有行之者而今亦
姑仍其舊也公諱汝愚字子直濮恭憲王七世孫居
浙之嘉興擢進士第一僉書寧國軍判官召試秘書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十一

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太子侍講除知潭州紹興二年
召爲吏部尚書韓侂胄忌之安置永州慶元二年正
月卒於衡州公旣歸葬故里苗裔未有在衡者嗣此
棟宇之時葺蘋藻之必虔皆有司事也爰書此貽張
令俾鐫石祠中以期弗替焉衡陽令張君廷相奉天
人實有勞於茲役不可泯也

合江亭記

蔣景祁

合江亭當蒸湘之會憑高瞰虛渺濶無極昌黎韓子
貶時嘗憇息於此其贈刺史鄒君有詩而南軒張子
爲之書勒石於亭登合江亭者拊其碑讀其詩未嘗

不徘徊而不能已也世多謂韓子之學不淳未入大
賢之域且貶潮謝上表未免卑辭乞憐疑所信之不
堅乎予謂不然夫人臣告君忠而不激怨而不亂方
其指論佛骨譏斥主上可謂激矣及得罪而出刺南
荒瘴癘之區雖不惜捐棄頂踵遠禦魑魅而回思朝
廷之上宮禁之側誰復獻可替否以酬主上之萬一
者言念及此其何以堪而尚肆爲感慨激烈之辭以
自暴於天下而明其主之非是君臣之義絕也無乃
亂乎故世人不足以知韓子也若夫楊墨之禍橫行
於孟子之時而孟子以後歷千數百年未有能極言

高論大暢其說於韓子者故韓子謂孟子功不在禹
下蓋其自處亦不敢避好辨之名以庶幾上繼乎孟
子之意世之人尊孟子亦可以尊韓子矣宋之諸賢
又繼韓子而起者也韓子爲之難宋人爲之易韓子
爲之前宋人爲之後韓子當時李翱張籍數人而外
無語言者而韓子特立不懼以視宋之諸賢後先濟
濟羣扶聖道於不墜其力之衆寡爲何如也南軒張
子宋室大儒與韓子幾四百年其所傳之詩不啻吉
光片羽而重爲募倣其聲音流連其篇什托之於書
勒之於石傳播至今豈獨以其詩云耳蓋三致意焉

予不能知韓子以張子之知韓子者知韓子或庶幾乎然則合江亭得兩賢可以記矣是爲記

重修石鼓書院碑記

崔鳴鶩

有天地則有山川山川之靈異關乎人物之開拓而振興之則畱芳聲於奕世銘著述於無疆否則川徒嘆逝波山視同土壤耳衡陽之有石鼓相傳爲漢武侯督餉之處石鼓遂以勝地名又傳爲唐昌黎韓公宋南軒張公輩講道論藝過化存神之所因以石鼓書院名此數賢者皆前輩大儒而靈爽式憑千秋仰止至今其碑記

猶存後人踵韻不絕如縷知非獨遊觀宴飲之地謂山林蓊翳聯絡於履舄之間魚鳥親人興觀於耳目之表已也余來守是郡每登眺其上西望雲母鬱鬱蒼蒼北瞻衡嶽芙蓉岫嶺各峰之奇乃神禹治水得金簡玉牒之祕於此也兩水合江東湘水北蒸水滌洄澎湃於巉巖之下隱隱如鼓聲也今

聖天子隆師重道表揚前徽自闕里而外凡屬先儒舊迹莫不加意興復忝在守土者不能仰體欽崇而徒賦詩飲酒如歐陽彬於青山白水作

風月主人豈不背哉余慨然有興復之志雖學
憲蔣公捐金創修繼以前守令張公余君搜剔
巖穴踵事增華然苦物力不足空曠一任牛羊
蹂躪僮父狼籍於階除閒毀瓦畫墁毫無忌憚
棟宇榱桷旋興旋廢良有以也且中雜以佛圖
位置鮮倫甚非崇儒重道之意余茲捐俸重修
增其所未備煥其所已然周圍築墻高七尺許
重門深扃擇人而守以司啟閉彼牛羊僮父豈
復能踰垣而爲患哉功告成隨作閣移七賢神
牌於中堂俾後學有所瞻仰方期督率師徒援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古

古証今析疑問難庶幾無虛負此山林汲汲乎
恐未逮於前人也昔柳子厚守永謂楚之南少
人而多石蓋柳子抑鬱遷徙如不終日之所云
故著爲文章不過邱壑澗洞之奇知無足敷宣
道學廣勵生徒余追踪先哲雅意作人竊有志
於學道而未能云

重建瀟湘門城樓記

李壽愷

楚南之水有瀟湘自粵西陽朔會於石鼓以達
洞庭羅君章云日月若出入其中洋洋乎大觀
也衡郡城門有七惟東北間門曰瀟湘噫門以

水名必有取爾也或曰南嶽位爲離宮湘水繞其下離上坎下有濟之義焉或曰門列郡治之左祝融巔其右其山鎮川澤殆爲郡之夾輔者乎獨是城創於周初圮於明末兵燹迭易惟斯門之樓缺如我郡侯王公邑侯高公蒞茲六載政通人和念郡之有城猶人之衣也城有樓人之冠也爰率僚屬割清俸以創建之丹楹朱檻雁峰峙其南石鼓砥其北藉是樓以擎其中而一郡飭如矣以譙遠邇至備也以嚴保聚至肅也以鎮湘嶽如帶而如礪也斯樓也其盤石之固溝洫之深金城湯池以佐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五

今天子國祚於無疆也乎夫水之爲道其潔清也似滌蕩其灌溉也似惠澤二公有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坎也水也瀟湘名門非他可概矣於其成也故記之

大石渡碑記

張五策

大石舊渡也大石何以有渡涉者衆也涉者何以衆其地爲豫粵二省捷徑也有渡斯有菴菴爲渡設也有菴斯有僧住此菴以司此渡僧亦爲渡設也僧爲渡設則利於渡者主之病於渡者逐之必然之理也

先是菴有僧明性衆所招以司此渡者也時余公西崖王公文振袁公介生高公伊園先後宰斯土從士民之請爲之給示免其操舟者之徭役革其易覆者之漁船復共捐資斧置田種七石鋪地十閒以爲飲食舟楫之費無非爲此渡計綢繆也逮明性死而其徒慧林淫酗寔甚揮霍租糧盜賣田園勾結匪類寔繁有徒遂大病於渡夫僧爲渡設而反大病於渡此慧林之所以當逐也乃此則一逐不已而再逐彼則一來不已而再來在慧林之意豈不曰菴爲吾師之菴而田爲本菴之田若于孫蒙祖父之業而可任我

之變置也嗚呼此慧林之愚也不知菴爲衆建之菴而非慧林燕貽之堂構也田爲衆捐之田而非慧林高祖之壠畝也有渡斯有菴有菴斯有僧有僧斯有田皆爲渡設也利於渡者主之病於渡者逐之又必然之理也嗚呼慧林安得復萌覬覦之心耶夫彰善瘳惡天理也懲其既往杜其將來人情不甚相遠也明揭其事使人人共知以垂永久慮事之周也戮力同心護持善事士民李長英等之公義也循天理順人情興利除害俾地方無匪類之患而行旅無病涉之嗟長吏之責也此余旣逐慧林而復爲文勒碑著

其事之始末併刊菴田租糧之額於石使後來供渡之僧卽有不肖如慧林者亦屹不可動從士民之請亦盡長吏之職也

愛蓮亭記

習 窩

天下州縣立學自宋始闡揚聖道開發端緒自宋濂溪周元公始衡陽縣學宮爲元公之舅龍圖閣學士鄭向故宅元公少孤讀書舅氏後卽其地以爲學景仰先哲追惟餘韻構亭於塘以志之曰愛蓮亭旋毀於兵塘歸豪右明司訓聶遜雖捐貲購復其地而興建缺於葭萌何孝廉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七

來宰是邑因前令姚學博李及紳士經始之迹而成之先葺學宮復建斯亭於泮池之前壯以崇閣俯瞰遠眺可資遊息且使邑人士之學於此者咸動仰止景行之慕時余科試衡州方竣學之生徒環列請曰前賢遺跡適觀厥成願有以昭示來茲余告之曰人之所以與天地萬物相流通而獨伸於羣類之上者惟性與情耳性情之所近形於嗜好發之爲文章積之爲德行措之爲事業而當其悠然會心於一物之微有非可勉強矯飾而合者孔子稱知者樂水仁者

樂山是其由中達外分見各得蓋有不期然而然故學者當先治其性情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外生機活潑天理流行則行之著習之察推之天下無適而不得其宜故曰正其本萬事理濂溪先生寓意於蓮豈惟物之云爾哉其絕塵拔俗亭亭皎皎具有超越千古之志所以學成教立上紹孔孟不傳之統緒而下開數百載道學之淵源卽小試於政治至今卓卓可傳豈非性情之流露見之文章德行事業者尤大彰明較著與今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夫

聖天子重道崇儒樂育英才以聖賢之學振率天下諸生生際

隆時幸親前賢之遺蹟陶淑於荷香清靄之間以正其性情嗜好尋光風霽月之懷而追踪夫希聖希賢之學異日者庶幾爲國家正誼明道之儒毋徒視爲賞心玩物之地也是爲記

學院潘書原夫子教思碑記 王 啟

皇上御極之四十一年親製訓飭士子文勒石成均暨府州縣學越今年甲申宜興夫子以太史校

文三楚孟夏涖衡謁先師率屬官博士子弟望闕拜訖登席宣講浹日不倦服衿之儔以及環橋門而觀聽者胥震動焉擇日開試雞鳴葺事肅號歛卷晝夜校閱甫月而衡屬事竣其錄於學中者則匪怒伊教焉其收於學外者則有造無斃焉夫子進之座前懃懃懇懇憫厥踴涼勗以孟晉由竇者污不威而滌工謁者辱不言而緘譁張者幻不創而懲宋玉九辨有云坎壈兮貧士失職而不平今遇我夫子而情莫敢不平矣夫潢汙之水不溢稽天哇吹之喧難諧鈞奏

然而君子教思無窮約稽其大有三焉天下文章楷模江左夫子初服而首秋賦壯歲而校秘書斯文山斗何俟仰譽惟是讀夫子之文則意其汗牛充棟而所以示諸生者簡之爲百餘藝又簡之爲二十六藝是文當思其真也夫子之論文也以爲初學跌蕩繼好鍛練後慕雅馴醇而後肆異流同源乃夫鉛刀雜陳竄器並列筆之縱者則嗜其才辭之飭者則卜其養氣之適者則收其度今日闢門明日示榜伯樂之顧在轉盼閒而牝牡驪黃已判矣聞之獻者惟前朝

董文敏公有此神速而精鑒博識不啻過之是
教當思其廣也夫在其下者莫不以公且明譽
其上而上亦以公且明自喜至於校士每難言
之一人曳裾百人向隅使居心異盞底之銀花
則課業仍衢閒之金氣王謝烏衣代揮座塵樂
卻自諒誰憫轍魚惟我夫子清骨秀生朗鑑高
耀使泛以公且明爲譽必以爲陳言而斥之盍
體其情盍孚其性盍仰其天嶽嶽之概皎皎之
操長劔天外水心玉壺疇得而謾焉是立達當
思其公也仲夏夫子將自衡之榔生輩受恩者

人懷百錢有不能辦者人五十匝日閒計直金
十餘兩議立石於石鼓書院之陽顏曰太史學
院宜興夫子教思碑不曰去思而曰教思蓋宦
跡有去留而至教無終極我夫子不日返虎觀
啓龍門而生等之當奉爲模楷而思無疆者不
異今日之袞夏楚也謹勒石而述其情如左

重建合江亭記

李徽

蒸湘之會石鼓峙焉先儒朱子所稱一郡佳處者也
書院而前惟武侯之祠書院迤後則合江之亭記書
院者考亭朱子記武侯祠者南軒張子題合江亭者

昌黎韓子而碑刻韓詩合江亭下者亦南軒先生手書也雍正己酉亭就圯而碑得全或有神物相之矣衡守陳君修己治人之暇興起廢墜復首建是亭而請余記匪爲衡人侈厥觀欲爲衡人正厥德也朱子書院之記曰諸生之所以學而非今之人所謂學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講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方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者克而去之其亦如是而已矣後之學者信能

如朱子所述未發將發善與未善之間而得其所以爲善之實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故曰仁者人也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卽以父母之順爲高遠窮理盡性窮此中之理精義入神精此中之義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所體者此撰所通者卽此德也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皆當於是乎遇之故曰生生之謂易是所以爲善之實而已發未發一以貫之者也吾願與衡湘人士共喻之且願

與古今人士共質之也遂拜手而爲之記

重修合江亭記

陳 沆

衡治合江亭在石鼓山前以其會蒸湘二水而亭臨其上因以名亭自昌黎韓公有詩道其勝而紫陽南軒兩先生亦講學於此韓詩又南軒手書勒石並朱張兩先生遺跡存焉以石鼓之奇拔橫截江流號爲佳勝重以前賢之遺跡不可泯滅於是茲亭屢圯屢復至於今不廢雍正戊申八月予來守衡州齋宿石鼓書院遍觀前後石刻唯時代近者差完好而合江亭韓朱張之刻石多剝落不可讀亭亦漸不支顧方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全

視事之始不暇改作次年己酉春延孝廉宋君席雲主石鼓書院講席稍葺左右廡居諸生之肄業者其他亭臺欄楯將以次修葺會予領咨文赴部倉猝未果及秋八月予復衡任則茲亭爲風雨震撼不復存矣觀風院憲李公山右名儒醇養篤行有河津先生之風適駐節衡陽登石鼓山尋韓朱之遺刻方埋沒覆亭瓦礫中爲之大息不已予乃出碑加拂拭立於舊址並謀所以新茲亭者選材於耒得鉅木十餘株棟梁節稅皆稱計可支數十年其前環以石欄望之有鉅麗之觀復求李公之文刻石亭右覺悟後學因

竊自念幸生右文之代束髮受書垂五十年其於正學之宗旨不可謂不窺其一二矣而備員守土又適當前賢過化之地風流餘韻去人不遠顧弗能推闡緒言俾衡屬之士感奮而興又方僕僕於吏事求如近世新會吉水諸君子幅巾杖屨徜徉於蓬山道院之間往復磨切都不可得愧何可言也亭成磨石記重修之歲月亦謂修舉廢墜守土之責並以告後之同志云爾

重修忠節祠碑記

陳 沆

李忠節公諱芾宋季以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守孤城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全

抗元師智勇俱竭闔門殉義事具郡志公衡陽人也元時卽公宅故址建祠後移之石鼓山與諸葛忠武祠對峙列於祀典然而木主閭淡屋宇僅蔽風雨予每謁公祠怛然弗寧竊念興起教化莫如表彰前哲矧衡陽又公桑梓之地雁峰石鼓近在履舄皆公平生卧遊處公雖血花化碧坵壠無歸而英風浩氣與三閭忠魂翺遊於沅湘澧渚聞者安知不睠戀故山往來棲托於此而廟貌不肅取具於墻壁非所以妥神靈備觀瞻也辛亥春鳩工度材撤去舊屋更爲宏朗閱兩月而落成煥然改觀與忠武祠規制相等夫

公之鞠躬盡瘁以死殉國不顧成敗利鈍與忠武同其俎豆茲土揖讓忠武不俟今日然必作而新之者非獨致予景仰之意亦欲使衡之人士瞻公祠宇知異代數百年忠義之氣耿耿在天地閒不可磨滅相與感奮興起勉爲忠盡則斯役也固亦振風化培人才之一端也已勒於石以志之

重修煙雨池碑記

趙宏恩

衡爲五嶽南鎮當星紀翼軫之次位朱明而德火正發育萬物福利楚疆週環七十二峰如星錯碁布而迴雁一峰崛起湘南昔所稱爲衡嶽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全

諸峰之首遙映祝融縹緲於烟霞出沒之際其炎炎之德莫盛於茲矣余撫湖南歷今三載凡切於民瘼者罔弗乾惕於懷思所以仰副

聖天子惠養元元之至意爰考郡乘而悉衡陽在昔爲流寇殘燬民物凋敝我

國家定鼎以來多方撫恤漸復創痍甲寅吳逆叛復罹兵革地方蹂躪一歲三徵民生幾不可問蕩平後越今五十餘年上荷

朝廷撫綏愛育蠲荒豁賦俾流移者復業土田開闢比年以來宜其有生色矣乃昔之苦於兵者

近且苦於火在在當炎夏之間一罹焚燒蔓延
多家未易止熄甚至民居甫經締造落成未久
復成焦土民力幾何堪此困敝乎揆厥所由蓋
緣雁峰之麓向有所謂煙雨池者有泉一泓澄
瀦於池形家謂水以厭火曩者祝融不熾良由
於此歲久池堙漫爲平壤民且佔爲居址糞土
污雜匪獨無水以厭火而且褻神以瀆嶽惡乎
可竊楚南一物失所皆余之咎矧衡爲郴桂接
境滇黔兩粵之要衢苗黎蠻徠窺司肘腋扼吭
南服官斯地者任綦重矣民生可不惜乎城社

可不固乎寧忍以一池之廢而貽一郡之厄乎
余於壬子春杪謀之羣職事爰發公費之餘買
地一區以移居民清釐舊址復濬其泉仍其故
地繚以石欄翼以虛亭圍以土垣樹以卉木向
之糞土污雜者今且清明而淑曠旣弭衡陽之
災且麗乘雲之勝不勞民力並省國計將見離
明得旣濟之用天乙廣資育之仁藐此一池洵
大有益於衡民若以爲燕遊憇息之地則非余
修復斯池之意矣後之君子其共勉之是爲記

桑田九蓮峰後左行數折有石巖洞其下張氏田廬
在焉佳木繁陰淥水鏡淨環山之右曲盤而上四囑
諸巒周抱遠峰蒼翠出沒隱見林泉清淑之氣已曠
然與人心相得洞口有大石屹立如屏不假追琢平
整光緻若有待於書題者曩昔居民鮮少豺虎托跡
里人過之且震怖土湮洞口之半乾隆庚辰夏偕同
人燃炬匍伏而入下平上穹廣可坐數十百人仰頰
嗟峨高極數仞無非石爲帡幪焉鬼斧神工不可端
倪上擎若柱蜿蜒而下若垂天之雲嵌空玲瓏狀態
匪一洎循窄峽入俯臨坎坷曲折復開異境舒曠崑

峯排空而上其左右石上側嶺橫峰之勢與前巖亦
合亦分形勢崩劣闐寂陰幽驚心駭目至是杳然不
復與人間事再進奧如豁如空淨開朗如前覆其上
者平如石砥與前之巉險者異矣其高可舉手拂拭
與前之萃崒者異矣愈入愈奇俯瞰其旁尚有小竇
卑狹纔可通人至此燃炬將盡肅然而恐慄乎不敢
復進夫各山水卽穆駿禹標跡不能徧高人逸士相
與披荆斬棘攀危巢俯幽宮何地不爲菟滌以顯獨
茲山寥落不著豈地僻道左輪蹄罕至莫遭賞識歟
抑山靈棲泊杳與世殊不欲邀物色於塵寰而知音

者遂希歟退觀其上有瓦礫遺址焉是殆締構崖厂
開者盛衰無常而巖之顯晦亦有時歟余生長茲土
耳熟勝槩久矣至於老偶得一攬而猶有未盡殊悔
牽於塵冗而負此景物多也則今之得窺秘奧而欣
於吾神者豈偶然哉至洞初無名或曰桑田或石巖
云

謁趙忠定公祠記

張玠

楚以南多唐宋以來名賢政蹟之風聲與遊覽之蹤
竄逐之跡其磅礴山川而風起後人者百世如旦暮
矣今年秋余過衡陽于九百數百里閒弗屑屑其煙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七

霞邱壑之細也寓隄城登石鼓倚合江亭誦昌黎之
詩南軒之記知古人所以不朽訪二守三賢六賢七
賢胡公皮公向公諸祠想見古人治道學術之不苟
節或投閒散或際流離其愛君戀國之懷講學立言
之事兩不廢且悖焉也而廟貌俎豆之或興或替或
盛或衰已不一矣當隄瀟湘門內布政分司前今重
修于湮沒之餘者宋丞相趙忠定公祠也公與朱子
處同學出同道經綸之優淵源之正與六七賢同其
槩忠直不容數千里遠斥與三賢胡公同其事若地
若夫怡然就道之後備蒙窘辱卒不免于錢鏊之手

而殞命於一夕間也則惟公爲獨慘以烈故琦之來
茲也咨嗟彷彿其夙夜鞠躬定策忘身之生平而流
連於巖廊榱桷間其興懷憑吊爲更深以切耳公沒
歸葬故里由宋迄元苗裔無在衡者明洪武間第五
世孫友信來衡陽遂家焉至今已一十七世余茲獲
與其裔孫仕鈿交見其緒業儒者行義君子真不媿
名賢後噫篤棊苦節之風其陶甄磨勵于無窮者能
使百世而下之人興起又况其本之所自出脉之所
自來者哉仕鈿方虔奉祠事經置土田倡其族人顧
乃祖而興思明德修五常六行之事斯固八百餘
皇朝教化浹而民興行之符抑以見忠定公五百餘
年之垂裕不衰而向往前修表章善士者所樂稱道
也於是述其經過之所慷慨與展拜公之惻忱樂見
厥裔之繩祖武而克開緒業於無窮也

清泉山記

具其

清泉山記

清泉山記

清泉山記

清泉山記

清泉山脉發於郴委蛇千餘里至邑之零泉鄉
而一峰聳出有泉環流蔭田數百畝雖旱不竭
志地者往往述之而吾鄉人或不知也其上佛
寺署曰古城先年殿宇輝煌不可得見所遺大
小柱礎鏤刻工緻僧人掘地猶有存者考之寺

碑前明成化六年僧克洪因有古塔寺在城中
金鰲山改建雍府乃移寺於此僧因各山曰金
龍名寺曰古城皆不欲沒其舊而清泉之名至
是而益隱山距城雖三十餘里而蕭涼幽阻罕
有遊跡行道過者望見之亦不必問其名也今
聖天子二十一年分縣

特以此名縣而山名始彰邑侯廣陵江君必欲親
詣其地因公跋涉凡側近之山捫蘿越險尋求
殆遍一旦考究得之確切無疑微論遠近童孺
皆能指而名之矣蓋千百年地靈乘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允

國家景運而開非偶然也昨重建府學適有朱子
書碑斷掘地而見亦江侯物色出之侯之勤求
民隱虛心鞠獄固同此志哉余以衰朽得際其
盛且樂吾邑新造之有賢侯也因記邑致仕中
憲大夫福建興泉永道劉良璧時年八十
建清泉縣公署碑記
江恂

樂無有不得其所
聖人世出而安天下天下既已安矣然猶日昃不遑
兢兢於昔王之所云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

撫摩難徧以時敷誠於中外大臣乾隆二十一年
大中丞桂林陳公來撫湖南爲德爲民舉
偏裒溢至悉至纖以衡陽縣地澗人稠懼字恤
易遣爲堯舜病廼謀析而兩之西北隸舊割其
東南隸於新邑土田澤梁民戶官居審度詳備
以入告於我

后制曰可爾又按其境內有清泉山繇是

錫名清泉人於民監亦宜於水監蓋一時之懋舉
千載之美談而令茲邑者可以卽名而思也恂
初奉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卒

簡擢承乏常寧

大中丞陳疏遷恂蒞此土薙草

發石登登馮馮以築公廨計立堂廡如干所厚
其垣牆固其閘閤不以傳舍不慎焉至於梁桷
板檻無取乎瑀朱鏤漆而植以梧竹亦近於巢
林鑿坏之民凡數越月而工峻其所爲屑屑躬
親經營者誠不欲以崇侈導其先因開貪濁之
風也夫邑令日與羣黎耳目相親天子所使以
承流而布澤者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
有一介之惡不終朝而罰及而矯虔吏轉乘勢
以侵虐無他持身不清故苟若而可見利則逝

也夫士受國家爵糈尚復蠶簋不飾日腴削於
下身不清則胥徒得以伺其私而制其所爲法
紀日隳姦回日起邑無問繁簡雖十室害可勝
言哉恂以非才首膺茲任夙夜祇肅罔敢廢慢
亦願爲

盛世清白吏以答

聖天子分縣命名之至懷且無負 大中丞陳公則
所謂官清而民安者可不以自勉與昔吳廣州
隱之飲貪泉而不貪於戲又何如鑒清泉而益
清也請記此意證諸後至之令清泉者時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十一

大清故隆二十二年歲次丁丑四月廣陵江恂撰

重修郡學獲朱子碑記

李 德

惟天篤生子朱子於宋俾紹往開來倡明正學
考其時五星聚奎千古傳爲盛事

今天子御極之二十六年正旦太史奏日月合璧五
星聯珠而吾郡適以是歲修學修學而適獲子
朱子手書之碑豈偶然哉郡學歲久有待修葺
郡大夫饒公慨然率兩邑侯陶君江君暨各屬
紳士鼎新之始經大成殿於四配座下得朱子
所書碑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云云凡

■十■字蓋上蔡語也碑析而爲三滌拭出之
大書深刻風神完好缺損才四五字其下小字
題識爲明嘉靖太守李公循義所刻締玩之殆
以真跡上石非搨本重摹洵可寶貴獨是郡邑
志皆闕焉不載則湮沒于明之季世以至于今
百年有餘矣諸生曰此正學法言精微廣大加
以大賢揮翰信乎我郡大夫邑侯興學育材之
盛心相感而致乎不則數世後且剝蝕泯沒矣
是不可以無記余惟世運之有乘除神物之有
顯晦也古聖王之世器車降馬圖出漢興而獲

孔壁尚書唐興而獲岐陽石鼓凡物之神者要
隨氣運昌隆而燦著在在有呵護之者不可磨
滅此一碑也豈僅等古物奇器觀哉天實啟之
牖我多士俾聞正學也朱子以正學立朝垂訓
萬世及觀察潭州與南軒張子來往于衡之石
鼓山辨論講求祛僞崇正而揭之于書故遺蹟
在焉今敬義二碑巋然于澤宮固爲後學科律
而此碑所論大人天下之志理欲岐途之防俾
學者去卑近以遊高明一如耳提面命莫不心
神警肅所宜搨萬紙誦萬遍以爲郡人士典型

之奉庶免習俗之苟而爲入聖之階乎將見德成材備上膺

熙朝休明之運我郡憲暨兩邑侯作人之雅化貽世而靡涖也故爲記

重建考棚記

饒 佺

先儒有言治天下以得人才爲本今學宮肄業弟子員實爲人才所自出考棚者弟子員出身之地也衡棚擅江山之秀左蒸而右湘南雁峰而北石鼓稱勝地焉顧肇造之日或因就簡陋比屆期一修又或飾故以爲新彌罅以爲完尋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七

至末梢彫剝幾不可支余下車觀其敝圯心怒焉詢知前守舒公曾留捐貲百金蓋亦拳拳於斯舉也夫士子寸晷風簷迫其期刻又重之雨漂日炙坐不帖席何以舒性靈而濬發其文思欣逢

聖主右文慎選詞臣星輶莅止多士翹瞻而官舍湫隘更非所以重

天子使者之道又若長檠分校亦賴几窻明淨廊廡爽塏庶俾心神怡而鑒衡亦朗刺郡以來日殷殷廢墜之修舉修舉之宜急者無如考棚特以

郡邑興作寧羸舉詘毋詘舉羸故遲焉歲在戊寅屆試期與衡令陶君清令江君約召七屬紳士謀釀金襄厥役幸鮮不應者迺庀材僱工伐石陶瓦首堂廡次號舍不屑屑丹堊之彰施而惟謀其可久規制厥於昔而堅實不啻倍焉曩者士子兀頽簷中支以竹駕架以松板今則置筍聯桌凳式固且廓兼爲施釘椅柱閒使其衣冠食物之度挂其所以瑣瑣躬親者念多士文章報國未敢鹵莽從事也而余乃得爲多士申言之古者取士六德六行論秀以升非徒文藝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齋

之謂而未嘗不自文藝始顧或筆口之所宣者孔孟而身心之所倚者背之多士有志應不出此余因修棚之役得士子自修之道曰毋安簡陋毋事粉飾毋務彌縫亦惟是兢兢於德行之閒以不負

聖明選造之至意進身而不由乎此是適越而北轅也由乎此而不永矢實踐焉是畫餅以療饑也多士勗哉是役也始戊寅夏訖庚辰冬費金四千餘兩因念舒公謀于其始而未就余營于其後又得兩令董厥役合諸紳士之力而乃觀厥

成其可無記載以示後爰臚端末俾泐之石

重修石鼓書院記

饒 佺

石鼓爲名賢講學地當寰中四大書院之一起唐元和迄於今明季毀天下書院而此獨存其先賢靈爽實式憑之乎院有祠曰七賢院也而祠者殆爲院中豎之鵠俾瓣香殷嚮往也祠有屋三間雍正壬子稍營治今又三十載余蒞任先夕宿祠中顧祠宇庳狹且漸就圯而神龕後幅近庖溷滋不度越三年就其址而廓之敞以危樓升主其中畧昔較崇煥今仲春之朔登樓四顧知水仁山洞心豁目所謂一郡佳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五

處者曹其然乎祠舊額先賢祀韓子朱子張子黃勉齋李寬李士真合六人明季增祀周子更號七賢今祠無周子而有葉豐川不詳其名余惟豐城爲余鄉里兒子歸試命訪之果有先賢豐川蓋正德閒人諱釗號豐川以陳言得罪歸遊衡湘講學石鼓卒於書院嘉靖閒崇祀有碑記衡人刻其文集並石鼓遐思錄葉公本末詳具明史然予意先賢之宜祀於此者不必六七之斤斤謹案明萬歷閒又祀寓賢湛甘泉鄒東廓程天津鄉賢祝响嘯劉岳亭劉仁山王楚陽亦曰七賢祠久廢是宜重立木主分正配祀之石鼓

舊有仰高樓祠實故址今仍復樓額之舊既俾氣象
軒昂允足妥先賢之靈而高山仰止卽藉以起學者
顧名之思而樓下之扁曰敬業堂使夫執經登堂者
考德而問業焉堂前爲大觀樓樓前爲院門門居院
東偏門西屋四閒似於瞻眺翻碍規制亦疑未協今
將移門於中而東西翼屋各二以爲學舍其位置亦
較合門外舊有坊久湮乃謀重購新榜昭揭若曰是
所以標也使四方學者望標而爭赴也而院之規模
於是乎麓具是役也前守舒公有志未克就留捐金
以去余乃捐貲合舒公資成其事而衡令陶君清令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七

江君實董厥成爰紀其槩以告來者

重修府學魁星樓碑記

羅士坊

文章事業千古不朽矧司命文章者乎然靈爽常新
而棲神之所不無興替於是乎因創分焉韓子云莫
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因固非易易
矧因之埒於創者府學前有石臺上聳層樓崇祀文
昌魁星二像爲一郡文運所係創自雍正八年教授
方君宏博倡紳士醵金以成十一年教授歐陽君晚
復治墻垣崇基邃閣允壯觀瞻然集腋爲裘衆擎斯
易今春予承乏司訓見斯樓將就傾圯與同學馬君

芳齡陳君朝簡謀以重葺二君具道李生幹之祖英
奇父南山曾諾羽士范法勲之募因未請于上官不
敢擅舉李生至署以乃祖父意告予異其慷慨獨任
爲人之所難爲隨請於太守饒公許之廼捐貲鳩工
庀材六閱月而落成較前爲堅實華整約費頗贏予
將以其勞丐太守旌以額南山亟走筆于予謂其家
風樸遯不欲以此市名予敬服之然名雖爲君子所
不計而功勳亦烏可不紀况世人煥梵王之宮新老
子之宇者俱崇碣豐碑以侈其盛若茲樓之增修是
可聽其寂寂乎予脩員黌序目擊其事爰濡筆而壽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七

之石以爲樂善好施者勸是役也南山有友姓吳名
朝紹英奇亦與訂忘年交歷風雨寒暑代李氏經營
襄贊例得附紀

重修衡州府城記

饒 佺

郡城控蒸湘上游舊惟衡陽附郭自丙子歲奏
設清泉版圖中分城如其邑隸衡者起南門文
昌閣迤西至北門止長六百七十一丈高二丈
八尺濶一丈六尺隸清者起文昌閣迤東至北
門止長六百七丈其高濶視衡週計七里三分
自明季增修後今百餘年矣風雨剝蝕半就頽

缺所望於畱心保障者當非一日歲辛巳奉文
修葺衡陽令陶君易清泉令江君恂分肩其任
共領帑金七千九百七十兩有奇衡計得五千
四百九十兩零清得二千四百八十一兩零於
是伐石鳩工相宜規度殘缺者補之荒頽者新
之又估冊之外衡邑增修西門甕城二處內外
城七十一丈塚口九十七丈清邑增修東門內
外城三十七丈一尺塚口五十九丈皆兩君捐
俸爲之自夏迄冬越六月而告竣完固周密視
昔有加樓櫓雉堞煥然改觀言言乞乞擬金湯
各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矣

上憲仰體

聖天子安不忘危之盛心爲百世不拔之至計嘉惠
我衡奏請動項集事於戲厥功偉矣今爲登城
周覽崢嶸綿亘樓閣輝煌俯湘流之奔注望迴
雁之岐嶷而北門瞻嶽與石鼓爭雄炎鎮逞峙
尤屬一郡巨觀爲陶君所屬意捐修而不畱餘

力者其與余下車之初意均有當乎願是役也
工雖浩而令不煩事速成而下不擾陶江二君
之經營才畧實有過人者余既親董其事而樂
觀厥成也爰次其巔末而鐫之石

臨蒸書院記

李德

古者教士之地黨有庠州有序鄉有校國有學蓋地
愈大人愈衆而教亦益廣云後世郡邑有學而書院
之設實以佐其所不逮莫不因地而宜之其後世食
其德則永永不廢然要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吾邑

陶侯齊魯之儒性貞骨介心遠才優蒞衡五載修廢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九

舉墜人服其化有如風草尤加意學校廼舉郡邑兩
學而新之次及石鼓西湖兩書院既葺既贍以育以
教侯顧而樂之已曠然興思曰維昔之衡蒸湘同治
今劃半分清邑衡之士處湘者少而居蒸者多石鼓
郡學也西湖則兩邑共之於戲其不可不爲蒸謀也
爰擇郭西北隅有曠宇焉基敞以閑棟隆以堅侯曰
可矣其直三百餘金出俸售之旁有屋數間復售之
後有兩陂塘又復售之左右擴地數十武周以垣墻
甃以磚石前樹柵列楹額曰臨蒸書院堂曰惜陰樓
曰景賢又建亭於兩沼之間題曰雙鑑庶牖塗墍舊

者一新重門嚴扃譁者以靜不數月而告成將延名師擇邑士以與兩書院比命賓客置酒余在座侯曰衡故多佳山水而學舍近郭得毋少勝致乎昔人云心遠地偏信諸隨在皆知水仁山也余曰動靜者性命之徵若不事學日對山水奚益樂吾心之山水斯得之爾侯又曰蒸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比而後工拙形愧勵出予俸固不足給費適有樂捐官租二百餘石資膏火外贏以待試課拔其尤者而賞之示勸也石錯玉攻庶其有成詩云蒸我髦士斯其義乎予承乏茲邑廣塾序以宏訓廸敢云移風易俗唯是體

熙朝作人至意以承流宣化爾余曰甚哉侯之有心於邑人士也簿書不遑惟此汲汲誠以學之爲功與政相關者鉅也君子以成其德藝小人以柔其血氣無人廢學亦無地廢學故絃歌試自東魯禮教興於西蜀賢者端本崇化良有以也眷言麗澤俾就閒燕爲羣萃州處計心固盛矣隨地建置規畫周詳士氣振士習端鼓之舞之有不蒸然趨風者乎易曰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侯之教澤亦如蒸江之波流滌折溶溶浩浩而靡涯涘者歟因請書之於石

昔先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者也列於祀典不綦重歟衡之陽春秋諸祭壇宇咸備而龍神獨闕焉余奉

命守衡之明年乃聚郡父老而謂之曰祀國之大事也有其廢之莫敢舉有其舉之莫敢廢龍之爲神載在祀典固炳若日星者也茲之闕焉不備者何以故况夫史傳所載如滄口之龍祠湯泉之靈湫皆能興雲致雨立時應驗弭菑患於國

中則所求於龍者實多矣又何其宜祀而久不祀也父老曰衡郡龍神之靈異如黃龍岡青龍潭諸處不可勝紀而祈禱舊無專祠但聞廻鴈峰前向有一池厥名烟雨泉流涓涓經夏不涸天將雨則雲興池中望之如烟衡人以占晴雨自明季燬於兵而故址遂堙此池旣堙而城南有山其色如火者往往爲祟於境內噫其信然耶余聞春秋左氏傳曰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蒼龍七宿昏見東方萬物始盛故爲百穀祈膏雨也又攷後漢書禮儀志云其旱也公卿官長

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皂興土龍此祀龍
神之所由昉與且衡南方也朱鳥之精離明之
象以火德王當以水德濟之則有潤物之功而
無燥物之患又山海經云應龍處南極應龍在
地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狀乃得大雨抱朴子
云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則衡南之祀龍神
於祈禱也爲尤宜於是率羣僚捐清俸擇羸人
之賢能者董其事度地之高曠者以爲基闕數
日乃得之蓋卽俗指爲火山者余曰異哉同一
地也昔爲崇於境內而今造福於域中則是龍

之靈實應地而存者也令早崇其祀煥其祠以
妥以侑俾神靈棲託之安豈惟禦災捍患諸崇
可以潛消而相予祀事之餘不待於今祭則受
福矣爰用牲諏日建大殿三間設東西兩廡以
爲歲時祭祀之所而郡之士民及往來商賈復
醵金歛財爲亭榭以適遊觀一時輝煌壯麗儼
如貝闕珠宮是歲也雨暘時若百穀用成民氣
和樂僉曰此建龍神祠之效也余雖不敢有其
功竊念龍神之祀天下皆朕而國典之垂昭然
可紀况衡爲楚南巨鎮蒸湘廻環五峰聳峙此

神靈之窟宅雲雨之憑依當必有騰淵升天被
五色戴三停薄日月伏光景爲

國家沛潤澤而大施功德於民者自今呂往春秋
有專祭祈禱有專祠昭事者矢匪懈之忱式憑
者無不歆之祀萬寶咸登庶民其又衡之人其
長享其利乎欽哉欽哉世世守之毋怠厥祀事

衡州府署八景園記

王德

衡府署園內多隙地池塘竹樹之勝甲于一郡
舊聞有亭館數處惜已圯廢而遺址尙存甲午
冬余奉

衡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五

命來守是郡迎養家大人在署晨昏之餘念無可以
爲杖履逍遙之地每悵望者久之今年三月偶
隨行周覽署東始命除治荒穢視其園則廣潤
而深邃觀其池則蕩漾而清虛更北行數十步
升高而望則城郭山川羅列左右家大人顧謂
余曰是園之舊信不虛美矣爰就其遺址于池
南建水榭三間北置高閣而傍益以平臺東作
長廊西結危亭旣成之後每當春秋佳日朝夕
退衙輒奉杖履游息于此一日置酒延客曰今
之曠如而奧如者視昔爲何如耶客曰署之東

園信美矣然不見署之北園猗猗而綠者有竹
耶冉冉而香者有梅耶署之西園亭亭而並立
者有雙桐耶使此園與西北通不更勝乎至秋
杪乃令工於臺下闢一門開竹得一徑往北中
建綠猗亭環之以池池外舊有齋傍梅一株與
竹林相接補之以松爲三友齋而雙桐峙其西
由是西北園所有之勝槩亦廓然成一大觀乃
與客共擬以八景而品題之池之南曰水榭迎
涼池之北曰北閣窺園池之西曰西亭待旭池
之中曰蓮舫獨釣他如觀月宜於臺則以春臺
友雪霽雙桐踈雨二者位置其中則秋冬之景
四時咸備矣昔人云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况其
美已彰於前人而可任其堙沒與使予於政事
之暇得以娛親志承色笑順時序之賞心敘家
庭之樂事蓋有深幸焉且因前人之舊而加治
之非費也後之觀斯景者毋亦有不能忘情於
是乎如能嗣而修葺之則又斯園之幸也已

綠猗亭記

玉德

衡郡署後一園廣可四五畝修竹蒙密望之蔚然惜

再進爲儀門予大書清慎勤儉靜正和平八大字刻石分豎以助箴規門內兩旁爲吏胥科房再進爲大堂五間予顏額曰天理國法人情再進有川廊後爲二堂予顏曰寧靜致遠左爲官廳州縣晉謁暫憩處予有郡守題名碑嵌於壁再進爲五馬門有舊額字體疎古相傳爲康熙初石浪和尚所書不知者廢置他處余索之得於庫壁仍挂原處以俟識者珍重再進爲宅門有內外門房以處廝役再進爲三堂五間予顏曰仁恕左爲廚房右爲府庫余刻石曰足國裕民堂之西有月門門內書室三間予匾曰雙清刻石

額曰無逸乃逸又有同官謙集登真西山湘亭諭屬詩嵌於壁前有方池澄澈可鑑中峙石山予甃磚爲垣刻石曰鑑池有鑑池跋又刻碑陰曰半潭秋水一房山其南爲墻墻上嵌鑑池觀魚詩三堂後爲內宅門門內住房五間予題曰家政嚴肅再進有樓五間中爲神位題曰敬天尊祖再進後門尙有閒屋二重闕無居人自雙清軒而入有井欄井前有正側屋八間以居幕客再進有軒四間廊乎有容予額曰敬事再進一門有堂另爲一院典郡代卸於此暫住予額曰傳舍相禪題外門曰行臺門內有亭翼然樹木陰

巋園地寬厥予嘗習射於此刻石曰觀德亭亭後有
堂刻曰內省有習射和韻詩嵌於壁其餘迴廊曲室
尚難僕數嗟乎彤弓湛露所以報有功也廣屢坐擁
退食從容忠愛之念能無油然而生乎哉

